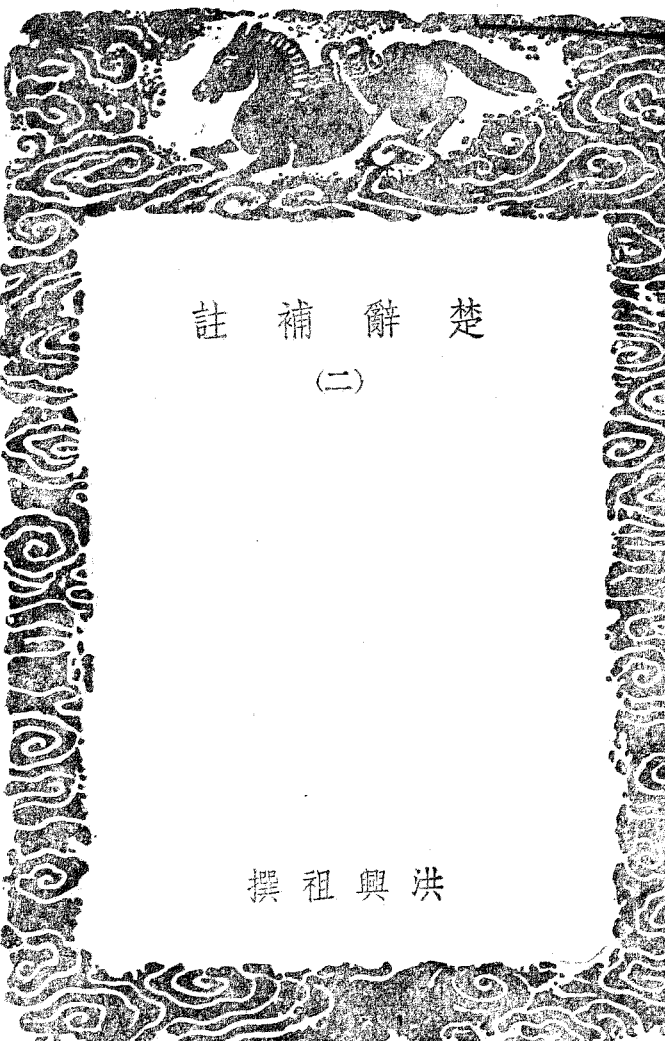


楚辭補註





楚辭補註

(二)

洪興祖撰

# 楚辭補註卷第三

## 天問章句第三 離騷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一作彷徨山澤，一作川澤。

經歷陵陸，嗟號旻旻。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瑰一作瑋儵，一作譎詭。

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罷音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何而問之。何一作呵，以深憤懣，舒瀉愁思。

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天問之作，其旨遠矣。蓋曰：遂古以來，天地事物之變，不可以不發也。欲具道其所以然乎，而天地變化，豈思慮智識之所能究哉。天固不可問，聊以寄吾之意耳。

楚之興衰，天邪人邪。吾之用捨，天邪人邪。國無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此天問所為作也。太史公讀

天問，悲其志者，以此。柳宗元作天對，失其旨矣。王逸以為文義不次序，夫天地之間，千變萬化，豈可以次序陳哉。序一作敘。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遂，往也。初，始也。言往古太始之元，虛廓無形，神物未生，誰傳道此事也。補曰：列子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自物之外，自事之先，

朕所不知也。周禮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言天地未分，溷沌無垠，誰考定而知之也。

言日月晝夜清濁晦明誰能極知之補曰冥幽也所謂窈冥之門也昭明也所謂大明也馮翼惟像何以

上故曰大昭注云馮翼無形之貌又曰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窈窕冥冥芒茨漠閔溟溟鴻洞溟

知其明明關關惟時何為言純陰純陽一晦一明誰造為之乎補曰此陰陽三合何本何化謂天地人三

獨何化所生乎補曰天對云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冷交錯而功引穀梁子云獨陰不生獨陽不生

其名故歸於冥極而謂之天凡生類稟靈知於天資形於二氣故又曰獨天不生必三合而形神生理具

矣圓則九重孰營度之乃見天則淮南曰天地九重人亦有九竅天對曰無營以成沓陽而九運騾渾淪

蒙以闡號積陽為天九老陽惟茲何功孰初作之言此天有九重誰幹維焉繫天極焉加言天晝夜轉旋

寧有維綱繫綴其際極安所加乎一幹一作筦補曰說文云幹穀端沓也揚雄杜林云輶車輪幹也顏師

以斗東北為報德之維西南為背陽之維東南為常羊之維西北為颺通之維注云四角為維也先儒說

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張衡靈憲云八極之維徑二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旁行四表

謂八極也一說云北極天之中也天官書曰中宮天極星八柱何當東南何虧言天有八山為柱皆何當

川一虧一作虧補曰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有九州八柱神異經云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素

問曰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知左明也地不滿東南而左溫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  
如右強也又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  
川滿湊東之滄海則九天之際安放安屬九天東方崑崙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其際會何分安  
東西南北高下可知九天之際安放安屬  
所繫屬乎亦作昊變一作變一作鸞補曰際邊也傳曰九天之際曰九垓隅限多有誰知其數廣大地  
九天之外曰九陔放上聲孟子曰遼海而南放于琅邪放至也屬附也音注  
隈衆多寧有知其數乎補曰隅角也爾雅厓內爲隈外爲隈淮南曰天有九野九  
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注云九野九天之野一野千一百一十一隅  
也言天與地合會何所十二辰誰所分別乎補曰沓徒合切靈憲云天體於陽故圓以動地體於陰故平  
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埋鬱構精時育庶類斯謂天元天何所沓言與地合也左傳曰日月所會謂  
辰故以配日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爲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元  
枵之類是也若歲在鶉火我周之分野實沈之虛晉人是居則十二辰所次也  
月衆星安所繫屬誰陳列也補曰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宿亦積氣中  
之有光曜者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出自湯谷次于蒙汜次舍也汜  
日出東方湯谷之中暮入西極蒙水之涯也補曰書云宅嵎夷曰暘谷即湯谷也爾雅云西至日所入爲  
太蒙即蒙汜也說文云暘日出也或作湯通作陽汜音似淮南曰日出於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  
長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至于曾泉是謂朝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  
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備時至于女紀是謂大還至于  
淵隅是謂高春至于連石是謂下春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車薄于虞淵是謂黃昏淪于  
蒙谷是謂定昏日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注云自暘谷至  
虞淵凡十六所自明及晦所行幾里言日平旦而出至暮而止所行凡幾何里乎補曰論衡云日晝行千  
爲九州七舍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極北爲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夜光月也育生也言月何德於天死而復生也一云言月何德居於天地死  
太陰夜光何德死則又育而復生補曰博雅云夜光謂之月皇甫謐曰月以宵曜名曰夜光書有旁死

魄哉生明既生魄死魄朔也生魄望也先儒云月光生厥利維何而願菟在腹言月中有菟何所食利居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

作菟補曰菟與兔同靈憲曰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偶蘇鶡演義云兔十二屬配卯位處望日月最圓而出於卯上卯兔也其形入於月中遂有是形古今注云兔口有缺博物志云兔望月

而孕自吐其子故天對云玄陰多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女歧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也天對云陽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類

處惠氣安在伯強大厲疫鬼也所至傷人惠氣和氣也言陰陽調和則惠氣何闔而晦言天何

而晦冥何所開發而明曉乎補曰闔閉角宿未旦角亢東方星曜靈日也言東方未明旦之時

戶也開闔戶也陰闔而晦陽開而明音秀藏與臧同爾雅曰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國語曰辰角見而雨畢注云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此言角宿未旦者指東方蒼龍之位耳天對云孰旦孰幽繆

于經蒼龍之寓而廷彼角不任汨鴻師何以尙之汨治也鴻大水也師衆也尙舉也言鮪才不任治鴻充廷欺也具往切充音剛

曰禹決汨九川汨通也荀子曰禹有功抑下鴻鴻即洪水也堯典曰湯湯洪水方割蕩懷山襄陵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鮪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也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衆人曰何憂哉何不先試之也一曰一作答鴟龜曳銜鮪何聽焉言鮪治不成堯乃放殺之羽山飛鳥水蟲曳銜而食之鮪何能復不聽乎補曰鴟處脂切一名鴟也曳牽也引也聽從也此言鮪違帝命而不聽何為聽鴟龜之曳銜也天對云方陟元子以膺功定地胡離厥考而助龜

肆順欲成功帝何刑焉帝謂堯也言鮪設能順衆人之欲而成其功堯當何為刑戮之乎補曰書云方命

賦刑在下投棄於羽山海經云鮪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殺錄于羽郊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永長也遏絕也施舍也言堯長放

舍其罪也。一無山字施。一作施補曰。過伯禹復鮌。夫何以變化。禹鮌子也。言鮌強狠。復而生禹。禹小見猶過絕苗民之過。施捨也。通作施音系。

腹。懷抱也。天對云。氣擊宜害而嗣續得聖。汗塗而覆。夫固不可以類。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也。言禹能纂代。

集也。緒音敘。繇考父之功也。補曰。纂作管切。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也。補曰。洪範言鮌埋洪水汨陳其

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紘倫攸敷。紘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紘倫攸敷。紘埋洪水而禹行其所無事。雖承父業。其謀不同也。洪泉極深。何以

竇之。言洪水淵泉極深。大禹何用竇塞而平之乎。補曰。竇與填同。淮南曰。凡鴻水淵。自三百仞以上。二

填。洪水也。天對云。行鴻下隕。厥地方九則。何以填之。填。分也。謂九州之地。凡有九品。禹何以能分別之乎。丘乃降焉。填絕淵。然後夷於土。

德云。九則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天對云。河海應龍。何盡何歷。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歷。過也。言河

窮也。或曰。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地。導水所注。當決者。因而治之也。一一云。應龍何畫。河海何歷。補曰。山海經云。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山海經圖云。

擊丘山有應龍者。龍之有翼也。昔蚩尤禦黃帝。令應龍攻於冀州之野。女媧之時。乘雷車。服駕應龍。夏。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天對云。胡聖為不足。反謀龍。知春鍾究勤。而欺畫厥尾。畫音窶。鮌

何所營。禹何所成。言鮌治鴻水。何所營度。禹何所成就乎。補曰。汨陳康回。馮怒。暨何故以東南傾。康回。共

淮南子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也。一暨。一作地。一無以字。補曰。馮。皮膺切。列子曰。帝憑怒。注云。憑。大也。春秋傳曰。震電馮怒。注云。馮。盛也。方言云。憑。怒也。楚曰。憑。

注云。憑。盛貌。引襄回。憑怒。然則馮。憑一也。列子曰。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注云。共工氏與霸於伏羲神農之間。其後苗

商恃其強與顛頊爭為帝又淮南言共工傾猶下也九州安錯川谷何洿錯廁也洿深也言九州錯廁禹

月令章句曰衆流注海曰川爾雅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集韻洿音戶水深謂之洿舊音烏無深義亦

不叶東流不溢孰知其故言百川東流不知滿溢誰有知其故也補曰列子云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

增無減焉莊子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闕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天

何溢東西南北其修孰多西南北誰為長乎南北順墮其衍幾何衍廣大也言南北墜長其廣差幾何乎

小而櫛櫛音妥又徒禾切狹而長也疏引南北順櫛其修幾何櫛與櫛同通作隋淮南子云闔四海之內

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

步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豎亥左手把算右手指青丘北東盡秦遠西窮邠國東西得二萬八千里

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博物志曰河圖天地南北三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崑崙山名也在西

崑崙攸居蓬首虎齒爰穴爰都補曰縣音玄尻與居同增城九重其高幾里淮南言崑崙之山九重其高

尺六寸注云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言天四方各有一

蓋謂崑崙也又云東北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



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繩駒之山曰白門西方西極之山曰閼國之門西北方不周之山曰嶺都之門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逸說蓋出於此然與上下文不屬慈非西北辟啓何氣通焉南云崑崙虛五橫維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按不周山在崑崙西北不周風自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神名曰燭陰視爲晝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補曰山海經云鍾山出此出也

人面蛇身赤色注曰卽燭龍也淮南云燭龍在鴈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雪賦云爛兮若燭龍銜曜照崑山李善引山海經云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詩含神霧曰天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羲和日御也言日未出不足西北無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者也

若之華稟義以耀補曰羲和若木已見經惟何所冬暖何所夏寒暖溫也言天地之氣何所有冬溫而左形太少謂陰陽之氣盛衰之異西方涼北方寒東方溫南方熱氣化猶然矣又曰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於下故右熱而左溫西方陰也陰者其精奉於上故左寒而右涼是以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注云以氣候驗之中原地形所居者悉以居高則寒處下則熱中華之地凡有高下之者東西南北各三分也其一者自漢蜀江南至海也二者自漢江北至平遙縣也三者自平遙北山北至蕃界北海也故南分大熱中分寒熱兼半北分大寒南北分外寒熱尤極大熱之分其寒微大寒之分其熱微又東西高下之別亦三矣其一者自沂源縣西至沙州二其寒五分之二大涼之分其熱五分之二溫至滄海也故東分大溫中分溫涼兼半西分大涼大溫之分其寒五分之二大涼之分其熱五分之二溫涼分外溫涼尤極變爲大暄大寒也約其大凡如此然九分之地寒極於東北熱極於西南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一爲地形高下故寒熱不同二則陰陽之氣有少有多故表溫涼之異爾又曰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至下之地春氣常在注云高山之巔盛夏冰雪汗下川澤嚴冬草生常在之義足明矣淮南云南至委火炎風之野北方之極有凍寒積冰雪電霜霰漂澗羣水之野又曰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

冰焉有石林何獸能言補曰天何所有石林與能言之獸各指一物非必林中者乎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也

崕請攘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而趾之注引天問云焉有石林此本南方楚圖畫而風原難

對海經鷓鴣山有獸狀如禺捷類獼猴被髮垂地名曰猩猩又曰猩猩知人名其為獸如豕而人面焉有

蚪龍負熊以游有角曰龍無角曰蚪言寧有無角之龍負熊獸以游戲者乎補曰蚪見蟻經熊形類大豕

以神相待雄虺九首儵忽焉在無速字補曰虺許偉切國語云為虺弗播為蛇將若何虺小蛇也然爾雅云

儵忽之居帝南北海注云儵忽亦有大有大者其類不一招魂南方曰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儵忽疾急貌天對曰

乃寓言爾不何所不死長人何守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一云何所不老補曰山海經不死民在

交歷國東其人黑色壽不死注云圃丘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水飲之不老又大荒之山日月所入

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又曰山川之守足以綱紀天下者其守為神客曰

有防風山長之極幾何仲尼曰長者不過十之數也注云十之三丈則防風氏也今湖州武康縣東

射其目身靡萍九衢泉華安居九交道曰衢言寧有萍草生於水上無根乃蔓衍於九交之道又有泉麻

爾雅萍萍注云水中浮萍也山海經曰宣山上有桑焉其枝曰衢注云枝交互四出又少室之山有木名

生九衢中恐謬魏都賦云尋隙游於中遠蓋用逸說也李善云靡蔓也菓相里切爾雅有菓麻一蛇吞象麻有子曰菓天對云浮山執產赤華伊菓引山海經浮山有草焉其葉如麻赤華即菓華也

厥大何如山海經云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一或作靈大或作骨補曰山海經南海內有

南方蟬蛇亦吞鹿消盡乃自絞於樹腹中骨皆穿鱗甲閒出亦此類也楊大年云逸注楚辭多不原所出或引淮南子而劉安所引亦本山海經其注巴蛇事文句頗謬戾乃知逸憑他書不親見山海經也吳都

賦云屠巴黑水玄趾三危安在玄趾三危皆山名也在西方黑水出崑崙山也一趾一作趾補曰言黑水蛇出象脣

鳥鼠之西黑水出其南天對云黑水淫淫窮于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西京賦云昆明靈沼之水注非是延年不死壽

何所止有言仙人稟命不死其壽獨何所窮止也補曰素問云上古有真人壽敝天地無有終時中古之時有至人者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於真人其次有聖人者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

鯨魚何所魃堆焉處鯨魚鯉也一云鯨魚鯨鯉也四足出南方魃堆奇獸也一鯨一作陵所一作居魃一作魃補曰鯨音陵山海經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陵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

起天對云鯨魚人貌邈列姑射是也陶隱居云鯨鯉形似鼉而短小又似鯉魚有四足吳都賦云陵鯉若獸注引陵魚曷止與逸說同魃音祈堆多回切山海經云北號山有鳥狀如雞而白首鼠足名曰魃雀食

人天對云魃雀時北號惟人是食注云堆當為雀王羿焉彘日鳥焉解羽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魚

逸注誤按字書音堆雀屬也則魃堆即魃雀也羿焉彘日鳥焉解羽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並出草木魚

日中九鳥皆死墮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一彈一作斃補曰山海經黑齒之北曰湯谷居水中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鳥注云羿射十日中其九離騷所謂羿焉射日鳥焉解羽傳曰天有

十日之數十也此言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者大荒經曰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明天地雖有十日自使以次迭出運照而今俱見為天下妖故羿稟天命洞其靈誠仰天控弦而九日潛退也歸藏易云羿彈

十日說文云彈射也音畢引焉焉彘日焉與羿同然則彈或作彈蓋字之誤耳淮南又云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為宗布注云羿古之禮侯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又云日中有駿鳥陵猶鸞也春秋元命苞云陽成

於三故日中有三足鳥者陽精也天對云大澤千里羣鳥之所生及所解又穆天子傳曰比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然以

文意考之鳥當如字宗元改禹之力獻功絕降省下土四方言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因使省迨下土四

從鳥雖有所據近乎鑿矣焉得彼齷山女而通之於台桑一作安一云焉得彼塗山之女而通於台桑塗釋文作涂補曰

書曰惟荒焉得彼齷山女而通之於台桑言禹治水道娶塗山氏之女而通於台桑塗釋文作涂補曰

度土功惟荒焉得彼齷山女而通之於台桑言禹治水道娶塗山氏之女而通於台桑塗釋文作涂補曰

塗音塗說文云會稽山也一曰九江當齷也書曰娶於塗山辛壬癸甲疏引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

云塗山在壽春東北蘇鶚演義云塗山有四一者會稽二者渝州三者濠州四者文字音義云齷山古國

名夏禹娶之今宣州當塗縣也塗山氏女即女嬃也史記曰辛壬娶塗山癸甲為嫁娶日也淮南曰禹治鴻水

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娶塗山癸甲為嫁娶日也淮南曰禹治鴻水

通輶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閔妃匹合厥身是繼也言

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山下化為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閔妃匹合厥身是繼也言

禹所以憂無妃匹者欲為身立繼嗣也補胡維嗜不同味而快鼃飽言禹治水道娶者憂無繼嗣其何特

曰左傳云嘉偶曰妃爾雅云妃匹也對也胡維嗜不同味而快鼃飽言禹治水道娶者憂無繼嗣其何特

乎故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啓也一本嗜下有欲字一本快下有一字一云胡維嗜欲同味維一

禹所嗜者拯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蠻避啓於箕山之陽天下皆去益而歸啓以為君益卒不得立故曰遭

民之溺爾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蠻避啓於箕山之陽天下皆去益而歸啓以為君益卒不得立故曰遭

憂也一蠶一作孽一作孽補曰蠶魚列切孟子曰禹薦益於天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

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書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說

者曰有扈氏與夏同姓啓繼世以有天下有扈不服大戰于甘故曰卒然離蠻也汲冢書云益何啓惟憂

為啓所殺非也天對云彼呱克臧俾似作夏獻后益于帝諄諄以不命復為叟耆曷曷曷何啓惟憂

而能拘是達言伐之也補曰惟思也拘執也禹嘗驚益於天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憂思天下因民心

而能拘是達言伐之也補曰惟思也拘執也禹嘗驚益於天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憂思天下因民心

而能拘是達言伐之也補曰惟思也拘執也禹嘗驚益於天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憂思天下因民心

而能拘是達言伐之也補曰惟思也拘執也禹嘗驚益於天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憂思天下因民心

而能拘是達言伐之也補曰惟思也拘執也禹嘗驚益於天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憂思天下因民心

而能拘是達言伐之也補曰惟思也拘執也禹嘗驚益於天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憂思天下因民心

而能拘是達言伐之也補曰惟思也拘執也禹嘗驚益於天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憂思天下因民心

而能拘是達言伐之也補曰惟思也拘執也禹嘗驚益於天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憂思天下因民心

而能拘是達言伐之也補曰惟思也拘執也禹嘗驚益於天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憂思天下因民心

而能拘是達言伐之也補曰惟思也拘執也禹嘗驚益於天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憂思天下因民心

而能拘是達言伐之也補曰惟思也拘執也禹嘗驚益於天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憂思天下因民心

之歸代益作后因民心之不子以皆歸歟籀而無害厥躬射行也籀窮也言有扈氏所行皆歸於窮惡故  
伐有扈是能變通而不拘執也  
鞠補曰凡能取中理而窮情夫孰能害之者啓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啓所以能變更益而代益爲君者  
以禹平治水土百姓得下種百穀故思歸啓也補曰據上所言則啓固賢矣然禹之播降待益作革然後  
能成功特天與子則與子故益不有天下耳焚山澤奏鮮食所謂作革也稷降播種而曰禹播降者水土  
平然後嘉穀可殖故也降乎攻切見騷經天對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也言啓能修明禹業陳列宮商之音  
云益革民艱咸粲厥粒惟禹授以士爰稼萬億  
備其禮樂也補曰史記契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興於唐虞大禹之際此言寶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商者疑謂待商以賓客之禮棘急也言急於寶商也九辯九歌享寶之樂也  
勤勢也屠裂剝也言禹崩剝母背而生其母之身分散竟地何以能有聖德憂勞天下乎地一作墜補  
曰篇判也音彌史記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平寶曰前志所傳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胷剖  
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魏黃初五年汝南風雍妻生男從右胙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母子無恙  
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常有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其  
無害也禹母事出帝王世紀禹以勤勞修厥之功故曰勤子也上云九辯九歌言啓以禹故得享備樂何  
以修己生禹而反遇災害邪言坼剖而產則有之死分竟地未必然也竟地猶言竟天也唐段成式云進  
分竟地蓋帝降夷羿革孽夏民之帝荒淫田獵變更夏道爲萬民憂患天對云夷羿滔淫割夏后相夫執  
用此語  
作厥孽而誣帝以降補曰左氏云在帝夷羿冒于原胡歟夫河伯而妻彼雒嫫胡也雒嫫水神謂虛妃  
獸忘其國恤而思其應牲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胡歟夫河伯而妻彼雒嫫也傳曰河伯化爲白龍游  
于水旁羿見歟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曰爲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歟河伯曰我時化爲白龍  
出游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犯汝今爲蟲獸當爲人所歟固其宜也羿罪歟一深一作保羿  
又夢與雒水神處妃交接也一木胡下有羿字歟一作射補曰歟食亦切下同妻心計切此言射河伯妻  
雒嫫者何人乎堯時羿非有窮羿也革孽夏民封禪是射乃有窮羿耳淮南云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

目注云堯時羿射十日繼大馮珧利決封豨是彘馮挾也珧弓名也決彘彘也封豨神獸也言羿不修道

風殺孽窺斬九嬰射河伯馮珧利決封豨是彘馮挾也珧弓名也決彘彘也封豨神獸也言羿不修道

曰馮音憑珧音遙爾雅弓以蜃者謂之珧注云用蜃飾弓兩頭因取其類以為名又曰蜃小者珧注云王

閻體也遂射鱗也以章為之所以遂弦也說文云鱗射臂決也封大也稀虛豈切方言云豬南楚謂之稀

淮南云堯時封豨長蛇皆為民害堯使羿斷修蛇禽封豨此言有窮羿亦封豨是射而反為民害也左傳

曰樂正后夔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忿類無期謂之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蒸祭也后帝天帝

封豨有窮后羿滅之此則窮奇鑿鑿之類以惡得名者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蒸祭也后帝天帝

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為也一蒸一作烝補曰冬祭曰蒸膏脂也詩曰皇

皇后帝謂天帝也天對云夸夫快殺鼎鑊以慮飽聲脅朕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而溢厥福皇

狐眩妻爰謀眩感愛之遂與混謀殺羿也補曰寒混見騷經何羿之狄革而交吞揆之羿好狄獵不恤政

事法度混交接國中布恩施德而吞滅之也一無革字補曰禮云貫革之射左傳云蹲甲而射阻窮西

之微七札焉言有力也羿之射藝如此唯不恤國事故其眾交合而吞滅之且揆度其必可取也阻窮西

征巖何越焉阻險也窮窘也征行也越度也言堯放鮪羽山西行度越岑巖之險因墮死也補曰羽山東

何以越巖險化為黃熊巫何活焉活生也言鮪死後化為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也一木

而至羽山耳化為黃熊巫何活焉活生也言鮪死後化為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也一木

淵實為夏郊三代記之國語作黃熊按熊獸名能奴來切三足鼈也說者曰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一

云既為神何妨是獸說文云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既熊屬又為鼈類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肉及鼈為

膳斯豈絃化為二物乎抑亦咸播秬黍莆蕷是營咸皆也秬黍黑黍也蕷草名也營耕也言禹平治水土

以左傳國語不同兼存之也咸播秬黍莆蕷是營萬民皆得耕種黑黍於蕷蒲之地盡為良田也一一作

黃蠶一作蒲蠶補曰詩云維秬維秠爾雅曰秬黑黍秠一稗二米秠亦黑黍但中米異爾秬音巨說文左

禾屬而結也蒲疑即蒲字蒲水草可以作席李商隱詩云直是滅蠶莆與圖同韻蕷蕷也音丸與蕷同左

氏云雀符之澤是也。以蒲爲黃，以藪爲蒼。何由并投而魃疾修益。惡魃而戮殺之，則禹不得嗣，與民何得。皆字之誤耳。天對云：維堯維蕭，維滋維蘆。何由并投而魃疾修益。惡魃而戮殺之，則禹不得嗣，與民何得。民得並種五穀矣。何向魃惡長滿天下乎。所謂蓋前人之愆。白蜺嬰葦，胡爲此堂。蜺雲之有色，似龍者。者也。言比有蜺葦氣，透移相嬰，何爲此堂乎。蓋屈原所見祠堂也。補曰：蜺，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善也。雌虹也。葦音拂。說文云：靈雲貌。疑卽此葦字。天對云：王子怪駭，蜺形葦裳。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言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爲白蜺而嬰葦，持藥與崔文子。崔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固，墮其天式。從橫藥俯而視之，王子僑之尸也。故言得藥不善也。一本：夫上有失字，補曰：崔文子事見列仙傳。天式，從橫陽離爰死之道。人失陽氣則死也。補曰：從卽容切。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言崔文子取王子僑之尸，置之大鳥而鳴，開而視之，翮飛而去。文子焉能亡。萍號起雨，何以興之。萍，萍擊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子僑之身乎。言仙人不可殺也。一喪，一作齏。萍號起雨，何以興之。師號呼則雲起而雨下，猶何以興之乎。一萍，一作弄。一作萍。補曰：萍音瓶，號乎刀切。山海經：屏翳在海東，時人謂之雨師。天象賦云：太白降神於屏翳。注云：其精降爲雨師之神。博雅作弄。翳，張景陽詩云：豐隆迎號屏。顏師古云：屏翳，一曰萍號。大人賦云：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撰體協脅，鹿何膺之。膺，受也。言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猶何膺受此形體。師注云：屏翳，天神使也。撰體，協脅，鹿何膺之。膺，受也。言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猶何膺受此形體也。膺，虛業切。說文云：兩勝也。膺於陵，切。書曰：永膺多福。膺，當。鼈戴山抃，何以安之。鼈，大龜也。擊手曰抃。列仙也。受也。天對云：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脇屬支偶，尸帝之隅。鼈戴山抃，何以安之。傳曰：有巨靈之鼈，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戲滄海之中，獨何以安之乎。一戴，一作載。抃，釋文作拚。補曰：鼈音敖，拚音卞。列子云：五山之根無所連，帝命禹強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時而不動，張衡賦云：登蓬萊而容與兮，雖抃而不傾。釋舟陵行，何以遷之。遷，徙也。舟，船也。遷，徙也。舟釋水而陵行，則何能玄中記云：卽巨龜也。一云海中大鼈，釋舟陵行，何以遷之。遷，徙也。言龜所以能負山者，舟船者，以其在水中也。使龜釋水而陵行，則何以能遷徒乎。龍伯之國，有大入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反所一鈞而連六鼈，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此言鼈在海中，其負山若舟之負物，今釋水而陸，反

爲人所負何罪而見徙也天對云惡釋惟澆在戶何求于嫂澆古多力者也論曰澆澆舟言澆無義淫佚而陵殆或譎之龍伯負骨帝尙罕之

曰澆堯弔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言夏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見懸經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言夏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見懸經

止女歧澆嫂也館舍也爰於也言女歧與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逢遇也殆危也言少康夜襲得女歧澆淫佚爲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也

也一本顛下有湯謀易旅何以厚之湯殷王也旅衆也言殷湯欲變易夏衆使之從己獨何以厚待之隕字殆上有天字

柴以德覆舟斟尋何道取之覆反也舟船也斟尋國名也言少康滅斟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注云二斟夏同而已

姓諸侯相失國依於二斟爲澆所滅然則取斟尋者乃有過澆非少康也天對云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尙或艱之承逸之誤也取此苟切

名也言夏桀征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也補曰國語云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未嬉女焉注云有施嬉姓之國未嬉其女也妹嬉何肆湯何殛焉言桀得妹嬉肆其情

妹一作末感一作極補曰妹音未嬉音喜說文舜閔在家父何以饋舜帝舜也閔憂也無妻曰饋言舜爲

婦乃至于饋也補曰饋古頑切經傳多作饋書曰有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姚舜姓也言堯不告舜父母而

何所親附乎一云女何所親補曰書云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媯于虞二女娥皇女

英也孟子曰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又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

娶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伊川程顥曰舜不告而娶厥萌在初何所億焉言賢者預

牙之端而知其存亡善惡所終非虛億也一億一作瑣臺十成誰所極焉瑣石次玉者也言紂作象箸而

意補曰億度也論語曰億則屢中意與億音義同



杯必盈熊躡豹胎如此必崇廣宮室紂果作玉臺十重禮丘酒池以至于亡也補曰左傳登立爲帝執道曰夏后氏之璜璜美玉也郭璞注爾雅云成猶重也淮南云桀紂爲璇室瑤象廊玉牀登立爲帝執道尙之言伏羲始畫八卦修行道德萬民登以爲帝誰開導而尊尙之也補曰登立爲帝謂匹夫而有女媧天下者舜禹是也史記夏商之君皆稱帝天對云惟德登帝帥以首之逸以爲伏羲未知何據女媧有體執制匠之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所制匠而圖之乎補曰媧古華切古天子七十變其腸化爲此神列子曰女媧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太聖之德注云人形貌自有偶與禽獸相似者亦如相書龜背鶴步鸞肩鷹喙耳淮南云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乘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舜服厥弟終然爲害服事也言舜弟象施行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也補曰此七十化也舜服厥弟終然爲害言舜德足以服象而象終爲害也書云父頑母驕象傲克諧以孝史記云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愛後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言象無道肆其犬豕之心不能危敗舜身也一一云何得肆其犬豕一云何肆犬豕補曰列女傳云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告二女二女曰時唯其戕汝時唯其焚汝鵠如汝裳衣鳥工往舜既治廩戕旋階瞽叟焚廩舜往飛復使淩井舜告二女二女曰時亦唯其戕汝時其掩汝汝吳獲迄古南嶽是止獲得也迄至也古謂古公亶父也去裳衣籠工往舜往淩井格其入出從掩舜潛出而遇太伯陰讓避王季辭之南嶽之下探藥於是遂止而不還也補曰迄許訖切史記古公亶父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少曰季歷古公曰我世當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孰期去斯得兩男子期會也昔古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弟仲雍立仲雍即虞仲也王季而生聖子文王古公欲立王季命及文王長子太伯及弟仲雍去而緣鵠飾玉后帝是饗后帝是饗謂后帝之吳吳立以爲君誰與期會而得兩男子兩男子謂太伯仲雍也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修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爲相也補曰史記阿衡欲于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淮南云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

注云負鼎俎調五味欲其調陰陽行其道孟子云吾聞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割烹也伊尹負鼎于湯

太公屠釣之類於傳有之孟子不以爲然者慮後世貪鄙之徒託此以自進耳若謂初無負鼎之說則古

書皆不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言湯遂承用伊尹之謀而伐夏桀終以滅亡也喪去聲帝乃降觀下逢

伊摯帝謂湯也摯伊尹名也言湯出觀風俗乃憂下民博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條鳴條也黎衆也說

以誅於桀放之鳴條之野天下衆民大喜悅也一服一作伏補曰書云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於鳴條

之野又曰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注云鳴條在安邑之西史記桀敗於有娥之虛舜於鳴條此言條放者

自鳴條放之也致罰者湯語所謂致天之罰也黎謂羣黎百姓也湯以臣放君而簡狄在臺魯何宜玄鳥

黎民說服者代虐以寬故也天對云條伐巢放民用濟厥疣以夷於膚夫曷不謔簡狄在臺魯何宜玄鳥

致貽女何喜簡狄帝魯之妃也玄鳥燕也貽贈也言簡狄侍帝魯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

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天使亂下而生商者謂亂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爲堯司徒而有功封

之於商也魯苦篤切天對云魯狄禘禘契形于胞胡乙穀之食而怪焉以嘉以詩考之非史氏之妄也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該包也秉持也父謂契也季末也臧善也言湯能包持先人之末德修其祖父之善

左氏傳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使該爲舉收世不失職遂濟窮桑宗元所云謂此也按此當

與下文相屬下云弊于有扈則秉季德者謂夏啓也該兼也言能兼乘大禹之末德猶曰恆秉季德耳恆

豈亦人名乎厥父是臧言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有扈澆國名也澆滅夏后相相之遺腹子曰少康後

爲父所善以有天下也

祀夏配天也補曰書序云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淮南曰有扈氏爲義而亡注云有扈夏啓之庶兄以堯

舜與賢啓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左傳少康滅澆于過非有扈也逸說非是地理志云扶風郿縣是扈國

此言禹得天下以揖讓而啓用兵以滅有扈氏有扈遂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干求也舞務也協和也懷來

爲牧豎也天對云牧正矜矜澆扈爰賂承逸之誤也

幼小復能求得時務調和百姓使之歸已何以懷來之也補曰書云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協合也言舜以時合舞千兩階而有苗格也莊子曰執干而舞千盾也天對云階于以娛苗革而格不平脅曼膚何以肥之言紂為無道諸侯背畔天下乖離當懷憂懼瘦而反形體曼澤迫以死夫胡狃厥賊不脅曼膚何以肥之獨何以能平脅肥盛乎一木平上有受字補曰受卽紂也曼音萬李善云曼輕細也天對云辛后駿有扈牧豎云何而逢諸侯乎一曰其爰何逢一曰其逢遇而得為狂無憂以肥肆蕩弛厥體而充膏于肌有扈牧豎云何而逢諸侯乎一曰其爰何逢一曰其逢遇而得為曰此言啓滅有扈之國其後子孫遂為民庶牧夫牛羊擊牀先出其命何從上擊而殺之其先人失國之其初以何道而得為諸侯也豎童僕之未冠者巨庾切擊牀先出其命何從上擊而殺之其先人失國之原何所從出乎一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恆常也季末也朴大也言湯常能乘持契之末德修而弘之天一云其何所從一

朴特朴匹角切一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禽獸得也班徧也言湯往田獵不但驅馳往來也還輒以所獲得云平豆切無樸音

班諸兄弟之貧者班分也言湯田獵禽獸往營所昏微遵迹有狄不寧闇微之道為姪狄夷狄之行有循以施祿惠於百姓者不但還來而已必有所分也昏微遵迹有狄不寧闇微之道為姪狄夷狄之行有循可以安其身也謂晉大夫解居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之淫洗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父也一遵一作循有一作佚

有鴉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言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鴉汝獨不愧也補曰列女傳陳辯女者棘國采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為我歌吾將舍女乃為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又曰為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棘則是其鴉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饉加之師旅其人且眩弟竝淫危害厥兄眩惑也厥其也言象為舜弟眩惑其父母並為淫泆亡而况鴉乎大夫乃服而釋之

也言舜有感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達長并從上竄之終不能害舜舜為天子封象於有庠而後嗣子孫亂之弟也

長為諸侯也。一云而後嗣逢長天對云象不兄鬻而奮以謀蓋聖執凶怒成湯東巡有莘爰極名爰於  
嗣用紹厥愛補曰孟子云仁人之於弟不藏怒不宿怨封之有庫富貴之也  
也極至也言湯東巡狩至有莘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小臣謂伊尹也言湯東巡狩從有莘氏乞句伊  
國以為婚姻也補曰華所申切

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三使往聘之史記曰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  
列女傳云湯妃有莘氏之女明而有序左傳以後稷之妃為吉人與此吉妃同意

何惡之媵有莘之婦小子謂伊尹媵也言伊尹母姓身夢神女告之曰白龜生龜亟去無顧居無幾何  
小兒噉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伊尹從木中出因以送女也一無彼字補曰濱水際也

送女從嫁曰媵列子曰伊尹生乎空桑注云伊尹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曰水出而東走無  
顧明日視曰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為殷湯相與注說小異故并錄之湯出重

泉夫何臯尤前漢志左馮翊有重泉史記曰夏桀不務德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出重  
泉夫何臯尤前漢志左馮翊有重泉史記曰夏桀不務德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出重

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謂帝謂桀也言湯不勝衆人之心而以伐桀誰使桀先挑之也一挑一作挑補曰帝  
對云湯行不類重泉是囚遠虜立辟會電爭盟何踐吾期言武王將伐紂紂使膠鬲觀武王師膠鬲問曰

實罪德之由師馮怒以割癸袞而離會電爭盟何踐吾期欲以何日至殷武王曰以甲子曰膠鬲還報紂  
紂天大雨道難行武王晝夜行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子曰膠鬲還報紂

會冕請盟補曰彘冕並朝夕之朝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注云會甲也箋云會合也天期已至蒼鳥羣  
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方誓蒼鳥羣

飛孰使萃之蒼鳥鷹也萃集也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如鷹鳥羣飛誰使武王集聚之者乎詩曰惟師尚  
父時惟鷹揚也蒼一作倉補曰詩注鷹鷲鳥也如鷹之飛揚按詩鷹揚指尚父此云羣飛者

飛孰使萃之蒼鳥鷹也萃集也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如鷹鳥羣飛誰使武王集聚之者乎詩曰惟師尚  
父時惟鷹揚也蒼一作倉補曰詩注鷹鷲鳥也如鷹之飛揚按詩鷹揚指尚父此云羣飛者

飛孰使萃之蒼鳥鷹也萃集也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如鷹鳥羣飛誰使武王集聚之者乎詩曰惟師尚  
父時惟鷹揚也蒼一作倉補曰詩注鷹鷲鳥也如鷹之飛揚按詩鷹揚指尚父此云羣飛者

飛孰使萃之蒼鳥鷹也萃集也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如鷹鳥羣飛誰使武王集聚之者乎詩曰惟師尚  
父時惟鷹揚也蒼一作倉補曰詩注鷹鷲鳥也如鷹之飛揚按詩鷹揚指尚父此云羣飛者

士以類從也。到擊紂躬。叔旦不嘉。旦，周公名也。嘉，善也。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

怨邪。故補曰：六韜云：武王東伐，至於河上，雨甚雷疾，周公旦進曰：天不祐周矣。意者吾君德行未備，百姓疾。

謂武王之不順龜，不兆，占筮不吉，妖而不祥，星變又凶，固且待之，何可驅也。天對云：顛紂黃鉞，且孰喜之。余

意一也。爾雅疏曰：到者，自遠而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揆，度也。言周公於孟津，揆度天命，發足還師。

至也。周公武王弟，故曰叔旦。而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而歸當此之時，周之命令已行，天下百姓咨嗟，歎而美之也。一無授殷天下，其位安施。言天始授殷家，以天下，其王位安所施，用乎善施。反成乃亡。

其罪伊何。言殷王位已成，反覆亡之，其罪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伐器，攻伐之器也。言武王伐紂，發遣干戈。

手遣伐器，謂羣竝驅擊翼，何以將之。言武王三軍，人人樂戰，並載驅馳，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鳧藻譁呼。

後以師畢會也。竝驅擊翼，何以將之。言武王三軍，人人樂戰，並載驅馳，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鳧藻譁呼。

云：翼，其兩旁疾擊其後，擊翼蓋兵法也。昭后成游，南土爰底。爰，於也。底，至也。言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游南，至於楚，楚人沈

是問對曰：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注云：昭王，成王孫，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史記：昭王之時，王道厥

微，缺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成游，謂成南征之游。猶所謂斯游，遂成也。底音旨。厥

利惟何。逢彼白雉。厥，其也。逢，迎也。言昭王南游，何以利于楚乎。以為越裳氏獻白雉，昭王德不能致，欲穆

王巧梅。夫何為周流。梅，食也。言穆王乃更巧詞，周流而往，說之欲以懷來也。一云：夫何周流，梅一作璉。本

車輒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史記云：周穆王得驥溫驪驎，環理

天下。夫何索求？環旋也。言王者當修道德，以來四方。何為乃周旋天下而求索之也？天對曰：穆王祈招，以

求神僊，皆穆王啓之也。志足妖夫曳銜，何號于市？亡周國後，有夫婦賣是器，以為妖怪，執而曳戮之於市。

也。補曰：曳，牽也。引也。銜，繫切。行且賣也。曳，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褒姒，周幽王后也。昔夏后氏之衰也，

二君也。夏后布幣精而告之，龍亡而殷在。積而藏之，夏亡傳殷。殷亡傳周，比三代莫敢殺也。至厲王之末，

道聞後宮處妾所棄女，號聲哀而收之，遂奔褒。褒人後有罪，幽王欲誅之，褒人乃入此。天命反側，何罰何

佑？言天道神明降與人之命，反齊桓九會卒然身殺。言齊桓公任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豎刁、易牙

罰佑之不恆也。一會一作合。補曰：卒，終也。論語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國語曰：兵車之

年會幽，僖元年會，釐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八年會，洮九年會，葵丘十三年會，

鄆十五年會，杜丘十六年會，淮是也。孔子止言其九者，蓋十三年會北杏，桓始圖伯，其功未見。十四年會

九焉。史記曰：管仲病，桓公問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兩方何如？曰：倍親以適君，非人

情，難近。豎刁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桓公卒，易牙與豎刁

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詭，為君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莫敢棺桓公尸。在

林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無詭立乃棺。赴按小白之死，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已也。何惡輔弼，讒詔是

服也。服，事也。言紂憎輔弼，不用忠直之言，而事用諂譏之人也。一詔一作譖。補曰：服行也。用比干何逆而抑

沈之。比干，聖人。紂諸父也。諫紂，紂怒，乃殺之。剖其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雷開，佞人也。阿順於紂，乃賜之金

賜封。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也。聖人，謂文王也。卒，終也。言文王仁聖能純一其德，則天下異方或曰下文云

梅伯受醢箕子。梅伯受醢，箕子詳狂。梅伯，紂諸侯也。言梅伯忠直而數諫，紂怒，乃殺之。蘧，隨其身。箕子

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

也，與伴同。稷維元子，帝何竺之。元，大也。帝，謂天帝也。竺，厚也。言后稷而仁賢，天帝獨何以厚之乎。竺一作薦

一云：帝何竺鳥何煖，並無之字。補曰：爾雅云：竺，厚也。與篤同。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

郊，謀而得其福。史記曰：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部氏女曰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悅，

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左氏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說者曰：元子，首子也。姜嫄為帝嚳

元妃，生后稷，簡狄為次妃，投之於冰上。鳥何煖之，有鳥以翼覆之，溫之以為神，乃取而養之。詩曰：誕實之

寒，冰鳥覆翼之。煖，一作煖。補曰：煖，音部，熱也。其字從火，煖，貪也。無熱義。詩曰：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實

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實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實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呱矣。注云：大鳥來，一

翼覆之。一翼藉之。史記曰：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及為成人，遂好耕農。帝堯聞之，舉為農師。逸云：后稷無父而生，按稷以帝嚳為父，特姜嫄感巨迹而生，有神靈之徵耳。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亦猶是也。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馮，大也。挾，持也。言后稷長大，持大強弓，挾箭矢，築然有殊異將相之才。一馮，一作憑。補曰：此與下文相屬。馮如馮珧之馮，武王多才多藝，言馮弓挾矢而將之，以殊能者。武王

也天對曰既岐既巖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帝謂紂也言武王能奉承后稷之業致天罰加誅於紂切激

曰此言武王伐紂震驚而切責之不顧君臣之義惟紂無道故武王能逢天命以永其祚也伯昌号衰秉鞭作牧伯昌謂文王也秉執也鞭以喻政言

之牧也補曰号與號同孔叢子羊客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

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為伯猶周召之君為伯也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為雍州之伯史記紂以西伯為三公賜弓矢斧鉞使得專征伐周官曰牧以地得民何令徹

彼岐社命有殷國微壞也社土地之主也言武王既誅紂令壞鄒岐之社言已受天命而有殷國因徒以

醜攸行家士大社美太王之社遂為大社也記曰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岐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因岐

山以名太王遷藏就岐何能依言太王始與百姓徙其寶藏來就岐下何能使其民依倚而隨之也太

邑於岐山之下則遷藏就岐蓋指太王也天對曰踰梁囊糴仁蟻萃般有感婦何所譏也感婦謂妲己

語曰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受賜茲醢西伯上告文王受之以祭告語於上天也補曰史記紂

之竊歎紂因西伯姜里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上帝謂天也言天帝視致紂之罪罰故殷之命不

對云孰盈癸惡兵躬殄祀師望在肆昌何識文王何以識知之乎一識一作志補曰識與志同鼓刀揚聲

后何喜后謂文王也言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居居武發殺般何所悒言武王發

欲諫殷紂



何所惜也。而不能久忍也。補曰：他音邑。憂載尸集戰何所急。尸主也。集會也。言武王伐紂，載文王木主，稱也。不安也。天對云：發殺曷遲寒。民于烹。載尸集戰何所急。尸主也。集會也。言武王伐紂，載文王木主，稱也。也。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致自專。補曰：記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主有虞主、練主、尸、神象也。以人爲之，然書序云：康王既尸天子，則尸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字，補曰：左傳晉獻公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驪姬嬖欲立亦主也。尸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字，補曰：左傳晉獻公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驪姬嬖欲立其子，使太子居曲沃，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於公，姬毒而獻之。泣曰：何感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國語云：雉經于新城之廟，注云：雉，經頭槍而懸死也。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言驪姬讒殺申生，其冤感天，又說遂羣公子，當復誰長懼也。一鑿一作鑿，一作鑿，補曰：罪矣。敏於韓，此言申生之冤。皇天集命，惟何戒之。補曰：詩云天鑿在下，有命既集，此言何所戒懼而致懼也。感天抑地而誰畏懼之乎。皇天集命，惟何戒之。補曰：詩云天鑿在下，有命既集，此言何所戒懼而致懼也。命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無又字，代一作伐，補曰：受禮天下，言受王者之禮於天下也。有德則興，無德集也。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無又字，代一作伐，補曰：受禮天下，言受王者之禮於天下也。有德則興，無德則亡。三代之王，是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也。一承一作丞，補曰：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於此異不一姓，可不慎乎。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也。一承一作丞，補曰：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於此異者，此言伊尹初爲賤臣，後乃以爲相耳。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卒，終也。緒，業也。言伊尹佐湯，命終爲天子，尊孟子言湯尊德樂道，不以臣禮待之也。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卒，終也。緒，業也。言伊尹佐湯，命終爲天子，尊對云：湯擊之合祚，以久食，補曰：勳，闔夢生，少離散亡。勳，功也。闔，吳王闔廬也。夢，闔廬祖父壽夢也。壽夢卒，官湯猶言相湯也。尊食，廟食也。勳，闔夢生，少離散亡。勳，功也。闔，吳王闔廬也。夢，闔廬祖父壽夢也。壽夢卒，未卒，太子王僚立，闔廬諸樊之長子也。次不得爲王，少離散亡，放在外，乃使專設諸刺，王僚代爲吳王，子孫世盛，以伍子胥爲將，大有功勳也。補曰：史記吳壽夢卒，有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公子光者，諸樊之子也。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何壯武厲，當立，遂弑王僚，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天對云：光徵夢祖，憾離以厲，傍徨激覆，而勇益德邁。何壯武厲。

能流厥嚴。壯大也。言闔廬少小散亡。何能壯大。厲其勇武。流彭鏗掛雉。帝何饗。彭鏗。彭祖也。好和滋味。善

養食之。補曰。斟勺也。諸深切鏗。可衡切。饗有香音。神仙傳云。彭祖姓錢名鏗。帝顓頊之玄孫。受壽永。多夫

何久長。言彭祖進雄羹於堯。堯饗食之。以壽考。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睡遠也。補曰。莊子

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天對云。鏗中央共牧。后何怒。首之蛇爭。共食牧草之實。自相啄。嚼以喻

夷狄相與忿爭。君上何故當怒之乎。一牧。唐本作牧。注同。一作枚。補曰。爾雅曰。中有枳首蛇焉。枳首。歧頭

肆。蠱蛾微命。力何固。言蠱蛾有毒。蟻有蟻。補曰。蠱音峯。傳曰。蠱蠱有毒。而况國乎。蛾。古蟻字。記曰。蛾子時

對云。細腰羣螫。夫何足病。驚女采薇。鹿何祐。祐。福也。言昔者有女子采薇菜。有所驚而走。因北至回水萃

何喜。萃。止也。言女子驚而北走。至於回。兄有噬犬。弟何欲。兄。謂秦伯也。噬犬。齧犬也。弟。秦伯弟鍼也。易之

以百兩卒無祿。言秦伯不肯與弟鍼出奔。晉傳曰。罪秦伯也。晉語曰。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后子即鍼也。昭元

對注云。百兩。蓋謂車也。逸以為薄暮雷電歸何憂。言屈原書壁所問。略訖。日暮欲去。時天大雨。雷電思念

雷電。喻君暴怒也。歸厥嚴不奉帝何求。言楚王惑信讒。佞其威嚴。當日墮不可伏匿穴處。爰何云。爰。於也。

於江濱。伏匿穴處耳。當復何言乎。天對。荆勳作師。夫何長。邊邑處女爭采桑於境上。相傷二家怒而相攻。

於是楚爲此興師攻滅吳之邊邑而怒始有功時屈原又諫言我先爲不直恐不可久長也一云夫何長先補曰史記吳王僚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荆黥一作師夫何長言楚雖有功吳復伐楚非長久之策也此楚平王時事屈原徵往事以諷耳悟過改更我

又何言音庚太史公曰屈平雖放流瞻願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又欲使楚王覺悟引過自與以謝於吳不從其言遂相攻伐言禍起於細微也一作寤補曰更

與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吳光爭國久余是勝闔廬名也言吳與楚相伐至於索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

故曰吳光爭國久余是勝言六勝我也補曰楚昭王十年吳王闔廬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鄢懷王與秦戰爲秦所敗亡其六郡入秦不返故屈原徵荆黥作師吳光爭國之事諷之何環穿自閭

社丘陵爰出子文子文楚令尹也子文之母鄭公之女旋穿閭社通於丘陵以淫而生子文棄之夢中有虎乳之以爲神異乃取收養焉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故名鬬穀於菟字子文長

而有賢仁之才也一云何環闔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補曰左傳初若敖娶於郢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郢淫於郢子之女生子文焉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天對注曰爰出子文

哀今無此人吾告堵敖以不長堵敖楚賢人也屈原放時語堵敖曰楚國將衰不復能久長也一本以但任子蘭也

莊公十九年杜敖生二十三年成王立杜敖即堵敖也天對注云楚人謂未成君而死曰堵敖堵敖楚文王兄也今哀懷王將如堵敖不長而死以此告之逸注以堵敖爲楚賢人謂大成君而死曰堵敖爲文王兄

亦誤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屈原言我何敢嘗試君上自于忠直之名以顯彰後世乎誠以同姓之故中

竭極而辭補曰子音與心懇惻義不能已也一試一作誠予一作與彰一作章天對云誠若名不尙

敍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傳而莫能說天問以其文義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論

道之多所不逮。至於劉向、揚雄、援引傳記。

一作經傳。

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衆，日無聞焉。既有□

一作解。

詞。

一作說。

乃復多連蹇其文。

一云：乃復支連其文。

濛濛其說。

上莫孔，下乎孔切。濛濛，大水也。濛，一作鴻音同。

故厥義不昭，微指不哲。自游覽者

靡不苦之而不能照也。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爲之符驗，章決句斷，事事可曉。俾後學者永

無疑焉。

# 楚辭補註卷第四

九章章句第四

離騷

惜誦一作惜論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於江南之壘，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於頃襄王上，官大夫，短風，原

之作，懷沙之賦，則九章之作，在頃襄時也。章者，著也。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

世論其辭，以相傳焉。卒釋文作舜，騷經之辭，緩九章之辭，切。

惜誦以致愍兮，惜食也。誦論也。致，至也。愍，病也。言已食忠信之道，可以安君，論之於心，誦之於口，發憤以

抒情。憤，懣也。抒，澌也。言已身雖疲病，猶發憤懣，作此辭賦，陳列利害，深已情思，以風諫君也。一抒，一作舒。

與丈，呂所切。所作忠而言之兮，言已所陳忠信之道，先慮於心，合於仁義，乃敢為君言之也。一指蒼天以爲正。

春曰蒼天，正也。設君謂已作言，非邪。願上指蒼天，使正平之也。夫天明，令五帝以拊中兮。五帝，謂五方

太皞、南方爲炎帝、西方爲少昊、北方爲顓頊、中央爲黃帝，拊猶分也。言已復命五方之帝，分明言是與非

也。一本作折中，補曰拊與折同。按史記素隱，解折中於夫子，引此爲證。云折中正也。安均云折，斷也。中當

也。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戒六神與嚮服。六神，謂六宗之神也。尙書禮於六宗，嚮對也。服，事也。言已

服補曰孔叢子云，宰我問禮於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理少牢於六宗，此之謂也。祖迎於坎壇，祭寒暑也。主

於郊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鑿，祭星也。雩，祭水旱也。禋於六宗，此之謂也。孔安國，王肅用此說。又一

說云，六宗，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一云，乾坤六子，顏師古用此說。一云，天地四時。一云，天宗三百月星

辰地宗三太山河海。一云，六爲地數，祭地也。一云，天地間游神也。一云，三昭三穆。王介甫用此說。一云，六

氣之宗，謂太極、沖和之氣。蘇子由云，俾山川以備御兮，俾使也。命咎繇使聽直，咎繇，聖人也。言已願復令

捨祭法不用，而以意立說，未可信也。俾山川以備御兮，御侍也。命咎繇使聽直，咎繇，聖人也。言已願復令

知已志又使聖人告蘇聽我之言忠直與否也夫神明照人心聖人達人情故屈辱動以神聖自證明也命一作會使一作以補曰舜舉告蘇不仁者遠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故使之聽直自竭忠誠

以事君兮竭盡一本反離羣而贅眾別異以得罪譎也補曰贅之芮切脫音尤瘡腫也莊子曰附贅

忘儂媚以背衆兮儂佞也媚愛也背違也言已修行正直忘為佞媚之行逆背衆人言見憎惡也補待

明君其知之須賢明之君則知己之忠也書曰知人則哲秦穆公言與行其可迹兮出口為言情與貌其

不變志願為情顏色為貌變易也言已吐口陳辭言與故相臣莫若君兮言相視臣下忠之與佞在君知

莫若君所以證之不遠證驗也言君相臣動作應對察言觀行則知其善惡所吾誼先君而後身兮言我

修執忠信仁義者誠欲先安君父然後乃及於身也夫君安則羌衆人之所仇羌然辭也怨耦曰仇言在

君後身其義相反故為衆人所仇怨一本羌下有然字一本仇下有也字專惟君而無他兮一作思又衆兆之所讎怨曰讎言已專心思

欲竭忠情以安於君無有他志不與衆同趨故為衆壹心而不豫兮豫猶羌不可保也保知也言已專壹

為衆人所惡志不猶豫顧君心不可保知疾親君而無他兮疾有招禍之道也親近君側衆人悉欲來害

易傾移也一本此句與下文皆無也字疾親君而無他兮疾有招禍之道也親近君側衆人悉欲來害

已有招禍之思君其莫我忠兮言衆人思君皆欲自利無若已欲盡忠信之忽忘身之賤貧言已憂國念

願自竭事君而不貳兮貳二也迷不知寵之門迷惑也言已事君竭盡信誠無有二心而不見用意口

爲不寵非君子之所貴也。屈原惟忠何罪以遇罰兮。謂亦非余心之所志。言已履行忠直無有罪過而遇不知出此。故以信見疑以忠被謗。忠何罪以遇罰兮。謂亦非余心之所志。言已履行忠直無有罪過而遇君也。一本此句末行不羣以巔越兮。巔越。又衆兆之所貽。貽笑也。楚人謂相啁笑曰貽。言已行度不合與下文皆有也字。

之所異言已被放而巔越者。行與衆殊。紛逢尤以離謗兮。紛亂貌也。尤過也。離遭也。衆謗不可釋。譽辭也。異也。補曰。貽呼來切。說文云。蚩笑也。紛逢尤以離謗兮。貌言尤謗之多也。離遭也。衆謗不可釋。譽辭也。

言已逢遇亂君而被罪過終不可復。情沈抑而不達兮。沈沒也。又蔽而莫之白。言已懷忠貞之情沈沒。胥解釋而說也。一本本句未有也字。情沈抑而不達兮。沈沒也。又蔽而莫之白。言已懷忠貞之情沈沒。胥君不知其用心也。又蔽而莫之白。羣臣莫肯明已所存也。心鬱邑余侘傺兮。鬱邑。愁貌也。侘傺。猶堂堂立也。心一立爲侘傺。又莫察余之中情。言已懷忠不達。心中鬱邑。惆悵住立。固煩言不可結詰兮。詰。詰也。詩

也。心一作怵。又莫察余之中情。言已懷忠不達。心中鬱邑。惆悵住立。固煩言不可結詰兮。詰。詰也。詩音也。一固一作故。一本結下有而字。補曰。詰音怡。贈言也。願陳志而無路。願。思也。路。道也。言已積思累日。其言煩多。不可結續。以遺於

言不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言已放棄所在。幽遠衆無知已。申侘傺之煩惑兮。申。重也。結而論。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言已放棄所在。幽遠衆無知已。申侘傺之煩惑兮。言衆人

無知已之情。思念惑亂。中悶替之怵。怵。悶所舒也。一怵一作心。補曰。替音茂。怵。徒昆切。悶也。昔余夢登天

兮。魂中道而無杭。杭。度也。詩曰。一葦杭之。一魂一作冀。杭一作航。補。吾使厲神占之兮。厲神。蓋厲鬼也。左

搏擊而誦也。補曰。禮記。王立七祀。有秦厲。曰有志極而無旁。旁。輔也。言厲神爲屈原占之曰。人夢登天無

諸侯有公厲。大夫有族厲。注云。厲。主殺罰。曰有志極而無旁。旁。輔也。言厲神爲屈原占之曰。人夢登天無

終無終危。獨以離異兮。言已行忠直。身終危殆。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恃。恃也。言君誠可思念。爲竭忠謀。故

輔佐終危。獨以離異兮。言已行忠直。身終危殆。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恃。恃也。言君誠可思念。爲竭忠謀。故



衆口其鑠金兮。鑠，銷也。言衆口所論，萬人所言，金性堅剛，尚爲銷鑠，以喻讒言多，使君亂惑也。補曰：鑠，書

初若是而逢殆。殆，危也。言已志行忠信正直，懲於羹者而吹鑿兮。言人有歌羹而中熱，心中懲，恐已執守忠直

終不可移也。一無者字。一云：懲於熱羹者，一曰：擣薑蒜辛物爲之，故曰：鑿曰受辛也。何不變此志也。

也。整音賈，鄭康成云：凡醞醬所和細切爲齏，一曰：擣薑蒜辛物爲之，故曰：鑿曰受辛也。何不變此志也。

何不改忠直之節，隨從吹鑿之志也。一云：何不變欲釋階而登天兮。釋，置也。登上也。人欲上天而釋其

此之志，一本自此句至又何以爲此援，並無也字。欲釋階而登天兮。階，知其無由登也。以言我欲事君

而釋忠信，亦可知終無以自通也。補曰：釋名云：階，梯也。孟子所謂完廩捐階是也。猶有曩之態也。曩，臯也。言

易曰：天險不可升，語曰：猶天之不可階而升，欲釋階而登天，甚言其不可也。猶有曩之態也。曩，臯也。言

節而從俗，猶臯者欲釋階登天之態也。言已所不能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伴，侶也。言已見

服行也。一猶有一作又猶補曰：謂懲變吹鑿之態。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伴，侶也。言已見

驚駭，遂離己心，獨行忠直，身無伴侶，特立于世也。一無衆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衆人同欲

字補曰：言衆人見已所爲如此，皆驚駭遠避，離心而異志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衆人同欲

極志事君，躬忠佞之行，異道而殊趨也。援引也。言忠佞之志，不相援引而同也。補曰：援，子願切。接援救助也。晉申生之孝子兮。晉，一無父信讒而不好。好，愛也。申

太子也。體性慈孝，獻公娶後妻，嬖姬生子奚齊，立爲太子，因誤申生，使祭其母於曲沃，歸胙於獻公，嬖姬

於酒肉，置鴆其中，因言曰：胙從外來，不可信，乃以酒賜小臣，以肉食，大皆斃，姬乃泣曰：賊由太子，於是申

生遂自殺，故曰：父信讒而不愛也。補曰：禮記曰：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

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嬖姬，是我傷公之心也。然則盍行乎。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

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

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

爲恭世子也。行婞直而不豫兮。婞，依也。豫，厭也。鮫功用而不就。鮫，堯臣也。羽山治水之功，直，恣心自用，不知厭

忠直終不回曲猶斂舜很終獲罪罰補曰申生之孝未免陷父於不義故續用不成墜於羽山屈原舉以自比者申生之用心善矣而不見知於君父其事有相似者蘇以舜直忘身知剛而不知義亦君子之所戒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始吾聞為君建立忠策必為羣佞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而知

其信然折臂而為良醫一云吾至今而知其然一云吾今而知其然補曰左氏云三折肱知為良醫孔叢

子云宰我問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大夫衆賓復獻攻瘳之方何也夫子曰三折肱為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瘳諸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方焉衆人為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

增弋機而在上兮增繳射矢也弋亦射也論語曰弋不射宿一弋一作雉補曰增音增淮南云增繳射

羅張而在下羅羅捕鳥網也言上有罾繳弋射之機下有張施羅羅之網飛鳥走獸動而遇害設張辟以

娛君兮辟法也娛樂也補曰辟毗亦願側身而無所娛樂君已欲側身窺首無所藏匿以欲儻個以干際

兮價個猶低個也干求也際住也言已意欲低個留待於君求其善意恐恐重患而離尤尤過也言已欲

重得患禍逢罪過也補曰恐去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罔無也言已欲遠集他國君又誣罔我

去君而不仕得無謂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言已意欲變節易操橫行失道而從佞偽心背膺脾

以交痛兮膺臂也脾分也一本脾下有合字一云背膺數脾其心鬱結而紆軫紆曲也軫隱也言已不忍

背分裂心中交引而隱痛也一梧木蘭以矯意兮補曰梧音據蘭木也擗舉手也釋文占昂切繫申椒以

結一作約補曰紆繫也軫痛也一梧木蘭以矯意兮補曰梧音據蘭木也擗舉手也釋文占昂切繫申椒以

爲糧也。申重也。言已雖被放逐而棄居於山澤猶重鑿闢蕙和糝糝芳以爲糧。食飲有節修善不倦。播江離

與滋菊兮。播種也。詩曰播厥百穀。滋蒔也。願春日以爲糝芳。糝補也。言已乃種江離。薛香菊采之爲糧以供春日之食也。

糝補取其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情志也。實性也。故重著以自明。言我修善不懈恐君不深照已之情。故復香也。補音備。

用矯茲媚以私處兮。矯舉也。茲此也。一作志。釋文作橋居。願會思而遠身。會重也。言已舉此衆善可以事君則切。矯音備。恐情質之不信兮。情志也。實性也。故重著以自明。言我修善不懈恐君不深照已之情。故復香也。補音備。

增音  
惜誦此章言己以忠信事君可質於明神而爲護。惜誦此章言己以忠信事君可質於明神而爲護。邪所蔽進退不可惟博采衆善以自處而已。

余幼好此奇服兮。奇異也。或曰年既老而不衰。衰懈也。言已少好奇偉之服履忠直之行。至老帶長缺之

陸離兮。長缺。劍名也。其所握長劍。楚人名曰長缺也。五臣云陸離。劍低昂貌。補曰缺。古挾切。莊子曰韓魏爲缺。注云挾把也。史記曰彈劍而歌曰長缺歸來乎。文選注云缺。刀身劍鋒也。有長缺短缺。

冠切雲之崔嵬。崔嵬高貌也。言己內修忠信之志。外帶長利之劍。戴崔嵬之冠。其高切。被明月兮。珮寶璐。

在背曰被。寶璐美玉也。言己背被明月之珠。要珮美玉。德寶兼備。行度清白也。一珮一作佩。五臣云被。猶服也。明月珠名。補曰淮南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顯。注云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珮音路。說文云玉

名。世溷濁而莫余知兮。溷亂也。濁貪也。吾方高馳而不顧。言時世貪亂。遭君蔽闇。無有知我之賢。然猶高行

冠帶佩服。莫不盛美。加之忠信貞潔。而遭世溷濁。無相。駕青虯兮。驂白螭。虯螭神獸。宜於駕乘。以喻賢人

知者。願世上如此。故高馳不顧。願駕虯螭而遠去也。駕青虯兮。驂白螭。清白宜可信任也。一五臣云虯

鳩皆龍類補曰蚘見騷經蟻見九歌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重華舜名瑤玉也圃園也言已想侍虞舜遊玉圃猶言遇聖帝

之山上多琅玕金登崑崙兮食玉英猶言坐明堂受爵位崑崙一作崑崙美者有崑崙虛一作崑崙瑤圃玉英

曰玉英玉有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言已年與天地相敵名與日月同耀一云同壽齊光一云

曰莊子曰吾與日月哀南夷之莫吾知兮屈原怨毒楚俗嫉害忠貞乃曰哀哉南夷且余濟乎江湖也濟

渡也言已放棄以明旦之時始去遂渡江湖之乘鄂渚而反顧兮乘登也鄂渚地名補曰楚子熊渠封中

名為歎秋冬之緒風歎也緒餘也言已登鄂渚高岸還望楚國繼秋冬北風愁而長歎心中憂思也

凡言然步余馬兮山臯邱余車兮方林邱舍也方林地名言我馬強壯行於山臯無所驅馳我車堅牢舍

所施也一邱一作低補曰邱典禮切低無乘船船余上沉兮船有窗欄者補曰船音靈淮南云感船

舍義風賦云邱夢葉而振氣注云邱觸也乘船船余上沉兮船有窗欄者補曰船音靈淮南云感船

流而上也齊吳榜以擊汰吳榜船櫂也汰水波也言已始去乘窗船之船西上沅湘之水士卒齊舉大櫂

書艘船也吳疑借用榜北孟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疑惑也滯留也言士卒衆雖同力引櫂船猶

一作凝五臣杜子美詩云舊容舟凝滯皆用此語其作疑者傳寫之誤耳朝發枉渚兮枉渚地名一夕宿

辰陽辰陽亦地名也言已乃從枉渚宿辰陽自傷去國日已遠也或曰枉曲也辰時也陽明也言

五十里水經云沅水東逕辰陽縣東南合辰水舊治在辰水之陽苟余心其端直兮之五臣云苟且也雖

故取名焉楚辭所謂夕宿辰陽也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

僻遠之何傷也辭左也言我惟行正直之心雖在遠僻之域猶有善稱無害疾人激浦余儻回兮激浦水名

轉迴旋也五臣云激亦浦類適迷不知吾所如迷惑也如之也言已思念楚國雖循江水涯深林杳以冥冥

兮山林草木茂盛一云杳杳以冥冥杳一作晦冥冥一作冥冥五臣云冥冥暗貌猿狖之所居非賢士之道徑一本此句上有乃字五臣云

所能處也補曰山峻高以蔽日兮言險阻危傾也下幽晦以多雨言暑濕泥濘也補曰此

兮維震震震也一曰雨雪雜垠音銀畔岸也雲霏霏而承宇室屋沈沒與天連也或曰日以喻君山以喻

日者謂臣蔽君明也下幽晦以多雨者羣下專擅施恩惠也霏雪紛其無垠者殘賊以象佞人山峻高以蔽

之政害仁賢也雲霏霏而承宇者佞人並進滿朝廷也補曰霏芳微切詩雨雪霏霏哀吾生之無樂兮遭

諛佞失官爵也幽獨處乎山中遠離親戚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終不易志固將愁苦而終窮愁思無聊接與髡

首兮桑扈羸行也接與楚狂接與也髡別也首頭也自刑身體避世不仕也桑扈隱士也去衣裸程劾夷狄

過孔子揚子曰狂接與之被其髮也莊子曰嗟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乎亦用也補曰師能左右之曰以

伍子逢殃兮伍子胥也為吳王夫差臣諫令伐越夫差不聽遂賜劍而自殺後越竟滅吳故言逢殃

子胥屬鐵之劍以死將死曰抉吾眼置吳東門之上以比干菹醢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惑妲己作糟丘酒

正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孔於是乃殺比干剖其心與前世而皆然今如比干子胥者多也吾又何而觀之故言蒞醜也一云比干紂之庶兄蒞一作蒞

怨乎今之人自古有迷亂之君若紂夫差不用忠信滅國亡身余將董道而不豫兮黃正也豫猶豫也言已雖見先賢執忠被

害猶正身直行不當何為復怨今之君乎一五臣云此自抑之辭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鸞鳳俊鳥也猶豫而狐疑也固將重昏而終身交錯心將重亂以終年命

無德則去以興賢燕雀烏鵲巢堂壇兮燕雀烏鵲多口妄鳴以喻讒佞言楚王愚闇露申辛夷死林薄兮不親仁賢而近讒佞也補曰壇音善見九歌闇露申辛夷死林薄兮

露暴也申重也叢木曰林卓木交錯曰薄言重積辛夷露而暴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腥臊臭惡也御用之使死於林薄之中猶言取賢明君子棄之山野使之顛墜也

味者並甘臭惡不知人者信任讒佞故忠信之士不得附近而放逐也補曰腥音驢周禮曰豕盲視而交睫腥犬赤股而躁臊左傳曰薄而觀之薄迫也逼近之意如字一音博下文忽翱翔之焉薄瞭杳杳而薄

天並陰陽易位時不當兮陰也陽也言楚王惑蔽羣佞權臣將代君與之易位自傷懷信佞僚忽乎不遇明時而當暗世補曰陰陽易位言君弱而臣強也常平聲

吾將行兮言已懷忠信不合於衆故悵然立忽忘居止將途遠行之他方也一無忽字

涉江此章言已佩服殊異抗志高遠國無人知之者徘徊江之上歎小人在位而君子遇害也

皇天之不純命兮德美大稱皇也何百姓之震愆震動也愆過也言皇天不純一其施則萬物天傷人君不統一其政則百姓震動以觸罪也民離散而

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仲春二月也刑德合會嫁娶之時言懷王不明信用讒言而放逐去故鄉而就遠已正以仲春陰陽會時徙我東行遂與室家相失也一無方字

兮遵江夏以流亡遵循也江夏水名也言已東行循江夏之水而遂流亡無還鄉之期也補曰前漢有江夏郡應劭曰河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水經云夏水出江

流於江陵縣東南注云江津豫章口東會中夏口是夏水之若江之汜也所謂過夏首而西浮龍門而不見也又云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河注云應劭曰江別入河爲夏水源夫夏之爲名始於分江冬竭

夏流故納厥稱既有中夏之目亦苞大夏之名矣當其決入之所上謂之賭口焉鄭玄注尙書滄溟之水言今謂之夏水劉澄之著永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溟漁父所歌也因此言之水應由河今按夏

水是江流河非河入夏假使河注夏其勢西南非尙書又東文余亦以爲非也自賭口下河水兼通夏目而會於江謂之夏納故春秋傳吳伐楚沈尹戌奔命於夏汭也杜預曰漢水曲入江卽夏口矣出國

門而軫懷兮軫痛也甲之量吾以行紀時日清明者刺君不聰明也一量一作鼻補曰量鼻並讀爲朝暮

之朝馮衍賦云甲子之朝兮泪吾西發郢都而去閭兮荒忽其焉極言已始發郢去我閭里愁思荒忽安

有恨字其一作之補曰前漢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楫齊揚以容與兮楫音齊也補曰

此後九世平王城之後十世秦拔我郢徙東郢蘭里門也荒忽見九歌楫齊揚以容與兮楫音齊也補曰

接音哀見君而不再得言已去乘船士卒齊舉楫權低個容與咸望長楸而太息兮長楸大梓一太一涕

淫淫其若霰淫淫流貌也言已願望楚都見其大道過夏首而西浮兮夏首夏水口也船獨流爲浮也顧

龍門而不見龍門楚東門也言已從西浮而東行過夏水之口望楚東門蔽而不見自傷日以遠也補曰

魂心嬋媛而傷懷兮嬋媛猶引也眇眇不知其所躡視眇然足不知當所踐躡也一其一作余一無其字文苑作

所他補曰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爲客洋洋無所歸貌也言已憂不知所踐則聽船順風遂洋洋遠

凌陽侯之汎濫兮凌乘也陽侯大波之神一濫一作澗補曰戰國策云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

死於水其神龍為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也應忽翺翔之焉薄薄止也言已遂復乘大波而游

邵曰陽侯古之諸侯有罪自投江其神為大波汎字楚切忽翺翔之焉薄忽然無所止薄也一作而

一作心結結而不解兮桂懸也音畫思蹇產而不釋蹇產詰屈也言已乘船踏波愁而恐懼則心肝結

同將運舟而下浮兮運回也上洞庭而下江言已憂愁身不能安處也去終古之所居兮遠離先祖宅舍也今逍遙而來東游遂行

涉江羌靈魂之欲歸兮精神夢游還故居也一羌一作曉補何須臾而忘反倚住願望也背夏浦而西思兮常欲去也

念親屬也哀故都之日遠遠離郢都也登大墳以遠望兮想見宮闕與廊廟也水中聊以舒吾憂心且展我

也哀州土之平樂兮閔惜鄉邑之饒富悲江介之遺風遠涉大川民俗異也一介一作界補曰薛君韓詩

也開當陵陽之焉至兮意欲騰馳道安極也一陵一作淩補曰前漢丹陽郡有陵森南渡之焉如森灑彌望

一渡一作度一云森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夏大殿也丘墟也詩云於我乎夏屋渠渠懷王信用讒佞國將

凌雨然後知夏孰兩東門之可蕪孰誰也蕪遺也言郢城兩東門非先王所作心不怡之長久兮怡樂

與愁其相接接也言已念楚國將墟心常含戚惟郢路之遼遠兮楚道遙遠也江與夏之不可涉分隔兩

也忽若不信兮始從細微遂見疑也至今九年而不復放且九歲君不覺也補曰卜居言屈原既放三年

傳六國世表劉向新序云秦欲吞滅諸侯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賂貴臣



之十六年張儀相楚十八年楚囚張儀復釋去之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懷王會屈平曰不如無復用屈原屈原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使人追之不及三十年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屈平曰不如無行懷王卒行當頃襄王之三年懷王卒於秦頃襄聽讒復放屈原以此考之屈平在懷王之世被讒復慘用至頃襄即位遂放於江南耳其云既放三年謂被放之初又云九年而不復蓋作此時放已九年也鬱鬱而不通兮中心憂滿虛閉塞塞侏儻而含感憤然住立外承歡之灼灼兮灼灼好貌補謹侏儻而難持謹誠也言佞人承君歡顏好其諂言令之灼灼然小人誠忠淇淇而願進兮淇淇重厚貌補詩曰淇難扶持之也補曰謹音忱信也荏音稔語曰色厲而內荏忠淇淇而願進兮淇淇重厚貌補詩曰淇丈減切相如賦云紛淇淇其差妬被離而郢之言已體性重厚而欲願進人妬害加被離析郢而載之錯注云淇淇積厚之貌徒感切妬被離而郢之言已體性重厚而欲願進人妬害加被離析郢而載之音章也也補曰灋舜之抗行兮行下瞭杳杳而薄天一無瞭字一云杳冥而薄天衆讒人之嫉妬兮被以曰斂音章灋洪水補曰灋舜與賢而不與子故有不慈之名莊子曰堯不慈憎愠愉之脩美兮脩一作修補曰不慈之偽名補曰堯舜與賢而不與子故有不慈之名莊子曰堯不慈憎愠愉之脩美兮脩一作修補曰愠積也愉力尤切好夫人之愠釋文作愠若可鄙者蓋切補曰愠苦朗切愠愠憤意君子之愠思求曉知謂之愉好夫人之愠愠若可鄙者蓋切補曰愠苦朗切愠愠憤意君子之愠兮蹇一作蹇一作蹇一作蹇美超遠而逾邁此皆解於亂曰曼余日以流觀兮曼猶曼曼遠貌補曰冀壹反之何時言已放遠日以曼曼周流觀鳥飛反故鄉兮思故巢也補曰淮南云鳥飛狐死必首丘念居也補曰記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人有信非吾罪而棄逐兮我以忠信何日夜而忘之晝夜不遠也

哀郢此章言已雖被放心在楚國徘徊而不忍去蔽於讒

心鬱鬱之憂思兮哀憤結緒慮煩冤獨永歎乎增傷哀悲太息思蹇產之不釋兮心中詰屈曼遭夜之方

長憂不能眠悲秋風之動容兮風為政令動搖也言風起而草木之類搖動君令下而百姓之化行也

與此時雖曉也何回極之浮浮回邪也極中也浮浮行貌懷王為回邪之政不合道中則其化流行猶秋風之搖落萬物也數

惟蓀之多怒兮數紀也蓀香草也以喻君一蓀一作荃補曰數所矩傷余心之悒悒悒痛貌也言已惟思

忿怒無罪受罰故我心悒悒而傷願搖起而橫奔兮言已見君忘怒無辜而走覽民尤以自鎮尤過也鎮止

衆民多無過惡而被刑罰非獨已結微情以陳辭兮結續妙思矯以遺夫美人舉與懷王使覽照昔君與

我誠言兮始君與已謀政務也誠一作成日黃昏以為期且待日沒閒靜時也補曰淮南曰薄于虞淵是謂黃昏黃昏

羌中道而回畔兮信用護人更狐疑也反既有此他志謂已不忠遂外疏也矯吾以其美好兮一無其字補曰此

言懷王自矜伐也矯矜也莊覽余以其脩姱陳列好色以示我也一覽一作鑿與余言而不信兮外若親

子曰虛憍而恃氣讀若驕覽余以其脩姱一作修補曰姱好也亦有戶音與余言而不信兮已內懷

悼而不致志恐動悸悲夷猶而冀進兮意懷猶豫心怛傷之憺憺肝膽剖破血凝滯也憺談敢切安靜也茲歷情

以陳辭兮發此憤思列謀謨也。蘇詳馨而不聞君耳不聽若風過也。固切人之不媚兮一蘇一作荃。求索也一。

惡衆果以我爲患諛諛比已于劍戟也。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論說政治道明白也。豈至今其庸亡文辭尙在可也。

云豈不至忠信不美如毒藥也。何毒藥之審審兮一云何獨樂斯之譽譽兮。願葆美之可完化君德。

復也一作光。望三五以爲像兮三王五伯指彭咸以爲儀先賢清白也。夫何極而不至兮盡心修善獲官。

以聖賢爲法盡心行。故遠聞而難虧功名布流也。善不由外來兮才德仁義名不可以虛作愚欲強智不能。

有實而後名從之。孰無施而有報兮福補曰施矢鼓切。孰不實而有穫空穠滿田無所得也以言上不施惠則下。

獲一少歌曰。辭小吟謳謠以樂志也。少一作小。補曰少。矢照切。荀子曰其小歌也。注云此下一章即其反。

無與和也則總理一賦。與美人抽怨兮爲君陳道。并日夜而無正君性不端晝夜謬也。并一作并。一一作并。云

井日夜補曰。憍吾以其美好兮。示我爵位及財賄。赦朕辭而不聽憯我之言而不采聽也。一一作。敷倡曰。起倡發聲。

補曰倡。有鳥自南兮屈原自喻生楚國也。補曰孔子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思曰。來集漢北。雖易水。

革也補曰。禹貢。嶧家。導濶。東流。爲漢。周禮。荊州。其川。江漢。漢楚。水也。水經。及山。海經。注云。漢水。出隴。西坻。

漢河之名又東至竟陵合滄浪之水。又好姱佳麗兮。容貌。說美。胖獨。處此。異域。一一作。叛一作。拊補曰。胖音。

音伴既惻獨而不羣兮行與衆異身孤特也補又無良媒在其側左有嫉妬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

中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瞻仰高景愁悲泣也臨流水而太息願念舊故思親戚也望孟夏之短夜兮

四月之末陰盡極也補曰上云曼遭夜之方長此云望孟夏之短夜者秋夜方長而夏夜最短憂不能寐冀夜短而易曉也何晦明之若歲憂不能寐常倚立也惟郢路之遼遠

兮隔以江湖魂一夕而九逝精魂夜歸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忽往忽來行亟疾也一本云曾不知路之幽僻側也

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未得兮與列星願徑逝而未得南指月與列星參差轉運願徑逝而未得意欲直選君不納魂識路之營營

精靈主行往來數也或曰識路知道路也營一何靈魂之信直兮實性忠正人之心不與吾心同我志

衆泥濁也理弱而媒不通兮知友劣弱尚不知余之從容未照我志之所欲也補曰言亂曰長瀨湍流沂江潭

兮瀨亦瀨也逆流而上曰沂潭淵也楚人名淵曰潭言已思得君命緣湍瀨之流上沂江淵而歸郢也補

音淫又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狂猶遠也娛樂也君不肯還已則復遠走南軫石巖鬼塞吾願兮軫方也

一方也以象地巖鬼崖巍高貌也言雖放棄執履忠信志知方石終不可轉行度益高我常願之也

一作襄補曰軫石謂石之方者如車軫耳集韻巖音限鬼吾回切又巖鳥皆切鬼音懷巖鬼不平也

山形巖音委超回志度行隱進兮超越也言已動履正直超越回邪志其法低徊夷猶宿北姑兮夷猶

也北姑地名言已所以低徊猶豫宿北煩冤替容實沛徂兮替亂也實是也徂去也言已憂愁思念煩冤

姑者冀君覺寤宿而還已也低一作俳煩冤替容實沛徂兮容貌憤亂誠欲隨水沛然而流去也補曰替

音愁歎苦神靈遙思兮勞也靈遙思者神遠思也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路遠處幽者道遠處僻也無行媒者無紹介也道思作頤聊以自救兮以字無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思也憂心中道作頤以舒佛鬱之念救傷懷之思也

抽思此章言已所以多憂者以君信諛而自聖眩於名實味於施報已雖忠直無所赴愬故反復其辭以泄憂思也

滔滔孟夏兮滔滔盛陽貌也一史記作陶陶補曰說文滔水漫漫大貌他刀切又滔聚也音草木莽莽言陶前云方仲春而東還此云滔滔孟夏者屈原以仲春去國以孟夏徂南土也草木莽莽言

夏四月純陽用事煦成萬物草木之類莫不莽莽盛茂自傷不蒙君惠而獨放棄曾不若草木也補曰莽莫盛茂自傷懷永哀兮懷思也汨徂南土汨行貌徂往也

傷而已獨汨然放流往居江南之土僻遠之處故心胸兮杳杳胸視貌也杳杳深冥貌也一史記作窈窈傷而長悲思也一作去補曰汨越等切見騷經胸兮杳杳補曰胸與瞬同說文云開闔目數搖也

孔靜幽默孔甚也詩曰亦孔之將默默無聲也言江南山高澤深視冥冥野甚清淨漠無人聲一云孔靜兮史記默作墨鬱結紆軫兮紆屈也軫痛也離慙而

長鞠鞠愁痛也鞠窮也言已愁思心中鬱結紆屈而痛身遭疾病長窮困撫情効志兮撫循也効猶覈也冤屈而自抑抑按也言已身多病長窮恐途巖浦撫已情意而考覈心志刑方以爲圓兮刑削補曰刑吾

無有過失則屈志自抑而不懼也一史記云倪詘以自抑刑方以爲圓兮官切圓削也常度未替

廢也法也替廢也言人刑削方木欲以爲圓其常法度尙未易初本迪兮一史記迪作由君子所鄙鄙恥也言

君子之所行遠離常道君子之所行遠離常道賢人章畫志墨兮章明也志念也一史記前圖未改圖法也改易也言工明於所畫

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也以言人遵先聖之法度修其內厚質正兮史記作內大人所盛言人質性敦厚

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巧倕不斲兮。倕，堯工也。斲，斲也。史記作巧匠。斲，一作劉。一作斲。補曰：倕音垂。書曰：垂

也。劉，殺也。孰察其撥正。察，知也。撥，治也。言倕不以斤斧斲，則曲木不治。誰知其工巧者乎？以言君子不作斲者是。居爵位，衆亦莫知其賢能也。史記作撥正。補曰：說文曰：撥，治也。比末切。揆，度也。

玄文處幽兮。玄，墨也。幽，冥也。史記作幽處。朦，瞶也。謂之不章。朦，盲者也。詩云：朦瞶之徒，以爲不明也。言持玄墨之文，居於幽冥

衆愚以爲不賢也。一瞶，一作瞶。史記無瞶。離婁微睇兮。離婁，古明目者也。孟子曰：離婁之明，即離婁也。黃帝時，人明目能

見百步之外。秋豪之末，睇音弟。說瞽以爲無明。瞽，盲者也。詩云：有瞽有瞽，言離婁明目無所不見。微有所

瞽也。補曰：說文：變白以爲黑兮。世以濁爲清也。倒上以爲下。俗人以愚爲賢。鳳皇在箴兮。箴，籠也。一徐

補曰：箴音暮。釋文音奴。又女家雞，鷲翔舞。言聖人困厄，小人得志也。一史同。糝玉石兮。糝，雜也。女救切。一

槩而相量。忠，佞不異。補曰：槩，平斗斛木。古代切。夫惟黨人鄙固兮。楚俗狹陋。一鄙，一作交。史

云：羌不知。任重載盛兮。補曰：盛，多也。言所任者重。陷滯而不濟。陷，沒也。濟，成也。言已才力盛壯，可任重懷

瑾握瑜兮。在衣爲懷，在手爲握。瑾瑜，美玉也。補曰：傳窮不知所示。示，語也。言已懷持美玉之德，遭世闇惑

云：窮不得。邑犬之羣吠兮。吠所怪也。言邑里之犬羣而吠者，怪非常之人而噪之也。以言俗人羣聚毀賢

余所示。非俊疑傑兮。千人才爲俊。一國高爲傑也。一史記云：誹駿疑傑。補曰：淮南固庸態也。庸，庸

句與下文無也。字。非俊疑傑兮。云：知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百人謂之傑。十人謂之傑。庸庸態也。庸，庸

賤之人也。言衆人所謗，非傑異之士。斯庸夫惡態之人也。何者？德文霄，疏內兮。史記：疏作疎，補曰：內，音高者，不合於衆，行異者，不合於俗，故爲犬之所吠。衆人之所訕也。文霄，疏內兮。史記：疏作疎，補曰：內，音

文內衆不知余之異采。采，文采也。言已能文，能質內以疏達衆人，不知我有材，朴委積兮。條直爲材，壯大如字。衆不知余之異采。異，藝之文采也。史記：余作吾，徐廣曰：異，一作與。材，朴委積兮。條直爲材，壯大

龐。史記：朴作樸，積一作質。補曰：莫知余之所有。言材木委積，非魯班則不能別其好醜。重仁襲義兮。重，累說文云：朴，木皮也。樸，木素也。莫知余之所有。言材木委積，非魯班則不能別其好醜。重仁襲義兮。重，累

及也。補曰：淮南云：聖人重謹厚以爲豐。謹，善也。豐，大也。言衆人雖不知己，猶復重重華不可選兮。選，逢一仁襲恩。注云：襲亦重累。謹厚以爲豐。謹，善也。豐，大也。言衆人雖不知己，猶復重重華不可選兮。選，逢一

史記作悟，補曰：選，當作選，音忤，與迕同。列子：選物而不。孰知余之從容。從容，舉動也。言聖辟重華不可惜是也。釋文：選五各切。心不欲見而見曰選。於義頗迕。孰知余之從容。從容，舉動也。言聖辟重華不可

也。古固有不竝兮。並，俱。補曰：此言聖賢有不並時而生。豈知其何故。言往古之世，忠佞之臣，不可俱並事

本。此與下句末皆有也。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慕，思也。言殷湯、夏禹，聖德之君，明於知人，然去久，懲連

改忿兮。懲，止也。忿，恨也。抑心而自強。抑，按也。言已知禹湯不可得，則止己留連之心，改其忿恨，離慙而不

遷兮。慙，病也。遷，徙也。願志之有像。像，法也。言已自勉修善身，雖遭病，心終不徙。進路北次兮。路，道也。史記：作遷，一作閔。願志之有像。像，法也。言已自勉修善身，雖遭病，心終不徙。進路北次兮。路，道也。

日昧昧其將暮。昧，冥也。言已思念楚國，願得君命，進道北行。舒憂娛哀兮。娛，樂也。史記：限之以大故。限，度

故。死亡也。言已自知不遇，聊作辭賦以舒展憂思，樂已悲愁，自亂曰：浩浩沅湘。史記：此句末至明分流，汨

兮。浩浩，廣大貌也。汨，流也。言浩浩廣大乎沅湘之水，分汨而流，將歸乎海，傷已放棄，獨無所歸也。一修路

分。一作汾，補曰：汨音骨者，水聲也。音鶻者，涌波也。莊子曰：與汨俱出，郭象云：泗伏而涌出者，汨也。一修路

幽蔽道遠忽兮道遠忽兮以下有曾吟恆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四句懷質抱情

史記云懷獨無匹兮匹雙也言已懷敦篤之質抱忠信之情不與伯樂既沒驥焉程量也言驥驥不遇

伯樂則無所程量其才力也以言賢臣不遇明君則無所施其智能也史記沒作歿焉上有將字補曰

戰國策云昔驥驥駕鹽車上吳坡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之知己也淮南子曰造

父不能為伯樂注云伯樂善相馬事秦繆公又王逸云孫陽萬民之生各有所錯兮錯安也言萬民稟受

伯樂姓名而張晏云王良字伯樂非也王良善馭事趙簡子萬民之生各有所錯兮天命生而各有所錯

安其志或安于忠信或安于詐偽其性不同也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言已既安於忠信廣我志意當復

一云民生有命史記民作人一云民生稟命也言已既安於忠信廣我志意當復

會傷爰哀永歎喟兮爰於也喟息也言已所以心中重傷於是歎息自恨慟

兮謂猶說也言已遭遇亂世衆人不知我賢亦不可謂兮一云世溷莫知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

命將終可以建忠伏節死義願勿辭讓而自愛惜之也補曰屈子以為知

死之不可讓則捨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

懷沙此章言已雖放逐不以窮困易其行小人蔽賢羣起而攻之舉世之人無知我者思古

史公獨載之於此賦故太

思美人兮言已憂思擘涕而佇眙佇立悲哀涕交橫也補曰擘猶拔也擘直呂切久立也眙直媒絕路阻



兮良友隔絕道壞崩也一云媒絕言不可結而詰也秘密之語難傳誦蹇蹇之煩冤兮忠謀益紆氣盈

臣曰易曰王陷滯而不發含辭鬱結不得揚也一陷一作申旦以舒中情兮誠欲日日陳已心也一以一作

至也申志沈菴而莫達思念沈積不得通也一願寄言於浮雲兮思託要謀遇豐隆而不將雲師徑游

因歸鳥而致辭兮思附鴻鴈羌宿高而難當飛集山林道徑異也一云高辛之靈盛兮帝嚳之德茂神

而神靈一作威補曰史記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生遭玄鳥而致詰嚳妃吞燕卵以生契也言殷契合神靈

傷不遭聖主而遇亂世也自欲變節以從俗兮念改忠直魏易初而屈志慙與魄同志音之叶韻獨歷

年而離愍兮修德累歲羌馮心猶未化憤懣守節不易性寧隱閔而壽考兮懷智伴愚何變易之可為心

改更死忠正也一知前轍之不遂兮比于子胥蒙禍患未改此度執心不回車既覆而馬顛兮君國傾

人也車以喻君馬以喻臣言車覆蹇獨懷此異路遭逢艱難勒馭驥而更駕兮舉用才德造父為我操之

御民以道須明君也補曰史記秦之先造父以善御幸於周遷遂次而勿驅兮使臣以禮得中和也補曰

宿為信過信為次說文聊假日以須昔月考功知德化也補曰假指蟠冢之西隈兮澤流山野被流沙

蟠冢導濠隈一作隅補曰蟠音波禹貢導蟠冢至於荆與繡黃以為期待閒靜時與賢謀也繡黃蓋黃昏

山注云蟠冢在梁州指蟠冢之西隈言日薄於西山也與繡黃以為期時也一繡一作曠補曰繡黃淺絳也

其爲色黃而兼赤日入餘光並音薰開春發歲兮承陽施惠白日出之悠悠君政溫仁吾將蕩志而愉樂兮蘇我憂恣弘

曰愉音逾循兩水涯肇大薄之芳茝兮欲援芳茝以爲佩也一擊一作寡長洲之宿莽取

香草用飾己也楚人惜吾不及古人兮情一作然一云古之人吾誰與玩此芳草此一作斯補曰玩五換

切說文解去蕭菜而備芳備以爲交佩而佩之言修飾彌盛也備一作脩佩繽紛以繚轉兮德行純美能絕

其補曰繚匹寶切遂萎絕而離異也補曰萎於危切吾且儻回以娛憂兮聊且遊戲樂所志也觀南人之

變態覽察楚俗竊快在中心兮私懷僥倖而欣喜也一無在字揚厥憑而不俟思舒憤懣芳與澤其

雜糅兮正直溫仁羌芳華自中出生含天姿不外受也補曰紛紛郁郁其遠承兮云行度文辭行四海也承

郁一作蒸補曰說文滿內而外揚修善於身情與質信可保兮言行相副羌居蔽而聞章雖在山澤名宣布

云居重蔽令薜荔以爲理兮意欲升高事貴感憚舉趾而緣木足屈踈踈也因芙蓉而爲媒兮意欲下

俗也一因憚蹇裳而濡足又恐汗泥被垢濁也補曰莊子曰蹇裳躓步登高吾不說兮事上得位入下吾

不能隨俗顯榮固朕形之不服兮我性婞直然容與而狐疑觀衆意也廣遂前畫兮補曰畫音獲計策也

非所樂也固朕形之不服兮不曲撓也然容與而狐疑觀衆意也廣遂前畫兮補曰畫音獲計策也

未改此度也。心終不變。內自守也。一命則處幽。吾將罷兮。受祿當窮。身勞苦也。一願及白日之未暮。思得

進用先年老也。一獨煒煒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一本句末有也字。

思美人。此章言己思念其君。不能自達。然反觀初志。不可變易。益自脩飭。死而後已也。

惜往日之曾信兮。先時見任。身親近也。補曰。史記云。原博聞強志。明於治亂。闢於辭令。受命詔以昭詩。君

屈原明典文也。一詩。一作時。補曰。國語曰。莊王使士靈傅太子。奉先功以昭下兮。承宣祖業。明法度之嫌

疑。草創憲度。定衆難也。補曰。史記云。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屬草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

富強而法立兮。楚以鐵盛。屬貞臣而日嫉。委政忠良而游息也。補曰。屬音燭。祕密事之載心兮。天災地變

作移。一雖過失猶弗治。臣有過差。故寬也。一付也。嫉音嬉。戲也。一作娛。非是。補曰。屬音燭。祕密事之載心兮。

人而嫉之。遭遇斬尙及上官。嫉之一作佞。嫉。君含怒而待臣兮。上懷忿恚。不清澈其然否。內弗省察其侵冤也。一蔽

晦君之聰明兮。專擅威恩。虛惑誤又以欺。欺罔戲弄若轉丸也。一弗參驗以考實兮。不審窮覈。遠遷臣而

弗思。放逐徒我。不肯還也。信讒諛之溷濁兮。聽用邪偽。自亂惑也。盛氣志而過之。呵罵遷怒。妄誅戮也。一盛古作賊

何貞臣之無辜兮。忠正之行。少愆忒。被離謗而見尤。虛蒙誹訕。獲過愆。慙光景之誠信兮。質性謹厚。貌純

云景光也此言已誠此言身被放棄多譏謗也臨沅湘之玄淵兮觀視流水心悲惻遂自

忍而沈流也遂赴深水自害賊卒沒身而絕名兮姓字斷絕形體沒也惜壅君之不昭懷王壅蔽不覺

悟也一本君無度而弗察兮上無檢押以知下也使芳草為藪幽賢人放棄草野也焉舒情而抽

信兮安所展思恬死亡而不聊安也言安於死亡不荀生也恬獨鄣壅而蔽隱兮遠放隔塞在裔土也

使貞臣為無由欲竭忠節靡其聞百里之為虜兮補曰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百里奚為秦

里奚賢以五羖羊皮贖之釋其囚與語國事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孟子曰百里奚伊尹烹於庖

廚呂望屠於朝歌兮朝知甯戚歌而飯牛見騷經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

宰誣阿諛甘如蜜也弗一作不補曰淮南云古人味而子胥死而後憂竟為越國介子忠而立枯兮介

介子文君寤而追求以食文公文公也寤覺也昔文公被嬖姬之譖出奔齊楚介子推從行道乏糧割股肉

子推途不肯出文公因燒其山子推抱樹燒而死封介山而為之禁兮而字報大德之優游言文公遂以

子推使祭祀之又禁民不得有言燒死以報其德優游其靈魂也補曰史記晉初定賞從亡未至隱者介

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絳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絳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祠曰介

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莊子曰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介

淮南曰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也封介山而爲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言文公思子推親自對其身恩義尤篤因

爲變服悲而哭之也補曰親身言不離或忠信而死節兮仇牧荀息與梅伯也或訑謾而不疑張儀詐欺不能誅也

移下謨官切音弗省察而按實兮君不參錯而思慮聽讒人之虛辭諂毀譽而加誣也芳與澤其雜糅兮賈性香

也孰申旦而別之世無明智也何芳草之早妖兮賢臣被讒命不久微霜降而下戒嚴刑卒至死有時諒聰

不明而蔽壅兮君知淺短無所照也一云不聰明使讒諛而日得佞人位高家富饒自前世之嫉賢兮

憎惡忠直謂薰若其不可佩賤棄仁智言難用妬佳冶之芬芳兮嫉害美善之婉容也一佳一作娃補曰

女態易曰媵母妓而自好醜也一曰黃帝妻貌甚醜妖媚也音絞好音耗雖有西施之美容兮世有好

句踐得探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讒妬人以自代衆惡推遠不附近也願陳情以自行兮列己忠心事得罪過

之不意無宿戒也情冤見之日明兮行度清白皎如素如列宿之錯置皇天羅宿有度數也補乘騏驥而

馳騁兮如駕騏驎而長驅也無轡銜而自載不能制御乘車將仆補曰詩云六轡乘汜汭以下流兮乘舟

而涉渡也編竹木曰汭楚人曰汭秦人曰撥也一乘一作乘無舟楫而自備身將沈沒而危殆也一楫一作

背法度而心治兮背棄聖制用愚意辟與此其無異若乘船車無轡權也一辟一寧溘死而流亡兮意欲

隨水恐禍殃之有再與親屬也。不畢辭而赴淵兮。遂自投也。惜壅君之不識。哀上愚蔽心不照也。一識去也。韓盧抑而不縱兮。騏驥絆而不試。獨慷慨而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亦叶韻也。

惜往日。此章言已初見信任。楚國幾於治矣。而懷王不知君子小人之情狀。以忠為邪。以信為信。卒見放逐。無以自明也。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后土也。皇天也。服習也。言皇天后土。生美橘樹。異於衆木。來服習南土。使其風氣。屈原自喻才德如橘樹。亦異於衆也。一便且遂也。一云便其性也。

補曰。禹貢。淮海惟揚州。厥包橘柚。錫貢。漢書。江陵千樹橘。與千戶侯等。異物志云。橘為樹白。受命不遷。生華赤實。皮既馨香。又有善味。徠與來同。說文云。周所受瑞麥來。越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受命不遷。生

南國兮。南國。謂江南也。遷徙也。言橘受天命。生於江南。不可移徙。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屈原見橘根深。於北地。則化為枳也。屈原自比志節如橘。亦不可移徙。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堅固終不可徙。

則專一已志。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綠。猶青也。素。白也。言橘青葉白。華紛然盛茂。誠可喜也。以言已行清守忠信也。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白。可信任也。榮。一作華。補曰。爾雅。草謂之榮。木謂之華。此言素榮。則亦通稱也。曹植賦曰。朱實不萌。焉得素榮。李尤七。歎曰。曾枝刺棘。圓果搏兮。刺。利也。棘。橘枝刺若棘也。搏。白華綠葉。扶疏冬榮。金衣素裏。班理內充。皆謂橘也。圓。也。楚人名圓為搏。言橘枝

重累。又有利棘。以象武也。其實圓搏。又象文也。以喻已有文武。能方圓也。一圓果。一作團實。搏。其字從手。曰。曾音增。重也。刻音琰。方音曰。凡草木刺人。江湖之間。謂之棘。注引曾枝刺棘。說文云。搏。團也。其字從手。搏。樞車也。其字。青黃雜糅。一作文章爛兮。言橘葉青。其實黃。雜糅俱盛。爛然而明。以言已敏達道。德亦爛

從木音同。義異。青黃雜糅。一作文章爛兮。然有文章也。補曰。橘實初青。既熟則黃。若以青為葉。則上文已言綠。精色內白。類可任兮。精明也。類。猶貌也。言橘實赤黃。其色精明。內懷潔白。以言賢者亦然。外有精明

葉矣。精色內白。類可任兮。之貌。內有潔白之志。故可任以道而事用之也。一云類任道兮。補曰。青黃雜糅。言綠。精色內白。類可任兮。之貌。內有潔白之志。故可任以道而事用之也。一云類任道兮。補曰。青黃雜

糅。言其外之文。精色。紛縕宜脩。一作姤而不醜兮。紛。盛貌。醜。惡也。言橘類紛縕而盛。如人宜修飾。積也。內白。言其中之質也。紛縕宜脩。一作姤而不醜兮。盡好無有醜惡也。補曰。紛音墳。縕音氣。集韻。紛縕。積也。

內白。言其中之質也。紛縕宜脩。一作姤而不醜兮。盡好無有醜惡也。補曰。紛音墳。縕音氣。集韻。紛縕。積也。

也。好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爾汝也。幼小也。言嗟乎衆臣女少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屈原言己之行度獨

可喜也。補曰自此以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補曰凡與世遷徙者皆有求也。吾之志蘇世獨立。橫而不流

下。申前義以明己志。蘇寤也。言屈原自知爲讒佞所害。心中覺寤。然不可變節。猶行忠直。橫閉心自慎。不終失過兮。言已閉

立自持。不隨俗人也。補曰死而更生曰蘇。魏都賦曰非蘇世而居正。閉心自慎。不終失過兮。言已閉

敷慎自守。終不敢有過失也。一一云終不過兮。一乘德無私。參天地兮。故參配天地。通之神明。使私阿

云終不失過兮。補曰閉必結切。闔也。俗作閉。非是。乘德無私。參天地兮。故參配天地。通之神明。使私阿

補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願歲并謝。與長友兮。謝去也。言已願與橋同心并志。歲月雖去。年且衰老。長爲

乘德無私。則與天地參矣。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朋友不相遠離也。補曰說文云謝辭去也。此言已年雖與

歲月俱逝。願長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淑善也。梗強也。言已雖設與橋離別。猶善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言

與橋爲友也。願長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持已行梗然堅強。終不淫惑而失義也。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言

年雖幼少。言有法則行有節度。誠可師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像法也。伯夷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伯夷

用長老而事之。補曰言可爲人師長。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伯夷讓弟叔齊。叔齊不肯受。兄弟棄國。俱

去。之首陽山下。周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之曰。父死不葬。謀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忠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不可引而去之。遂不食周粟而餓死。屈原亦自以脩飾潔白之行。不容於世。將餓餒而終。故曰以伯夷爲法也。補曰行下孟切。比音鼻。近也。韓愈曰伯夷者。特立獨行。亘萬世而不顧者也。屈原獨立不遷。宜與伯夷無異。乃自謂近於伯夷。而置以爲像。尊賢之辭也。

橘頌 美橘之有是德。故曰頌管子篇名有國頌說者云頌容也。陳爲國之形容。

悲回風之搖蕙兮。回風爲颯颯風。心冤結而內傷。言颯颯風動搖芳草。使不得安。以言讒人亦別離忠直。使

物有微而隕性兮。隕落也。言芳草爲物。其性微眇。易以隕聲有隱而先倡。其聲先倡。導君使亂惑也。夫何

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暨，與也。尚書曰：讓于稷契暨皋陶。介，言已見讒人，倡言為惡，則思念

者已獨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蓋，覆也。言讒人長於巧詐，情意萬變，轉易其辭，前後反覆，如明君察

彭咸之志節。虛偽之可長，言讒人虛造人過，其行邪偽，不可久長，必遇禍也。補曰：此鳥獸鳴以號羣兮，號，呼也。草苴比

而不芳。生曰：草枯曰苴，比合也。言飛鳥走獸，羣鳴相呼，則芳草合其莖葉，芬芳以不暢也。以言讒口衆多，

買士加二切。魚鱉鱗以自別兮，鱉，累也。補曰：蛟龍隱其文章，言衆魚張其鬣尾，羣累其鱗，則蛟龍

其口舌則賢者亦故荼薺不同畝兮，二百四十步為畝。言枯草茶薺不同畝，而俱生，以言忠佞亦不同朝

又爾雅云：薺，薺實。疏引本草云：薺味甘，人取其菜作葷及羹。詩云：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又曰：薺茶如飴。此

言茶苦而薺甘不同。蘭茝幽而獨芳，以言賢人雖居深山，不失惟佳人之永都兮。佳人，謂懷襄王也。邑，更

統世而自貶。更代也。貶，與也。言已念懷王長居郢都，世統其位，父子相

上及先憐浮雲之相羊，相羊，無所據依之貌也。言已欲棄若浮介眇志之所惑兮。介，節也。言已能守耿介

也。竊賦詩之所明，賦，鋪也。詩，志也。言已守高眇之節，不用於世，則鋪陳其志，以惟佳人之獨懷兮，懷，折

若椒以自處。處，居也。言已獨念懷王，雖見放逐，猶折香，會歔歔之嗟嗟兮。歔，歔貌。獨隱伏而思慮，言



思念懷王悲嘆歎歎雖獨隱伏猶涕泣交而淒淒兮淒淒流貌一云文下而淒淒思不眠以至曙曙明

思道德欲補助之也伏一作居涕泣交而淒淒兮淒淒流貌一云文下而淒淒思不眠以至曙曙明

至一作極終長夜之曼曼兮曼曼長貌補曰寤從容以周流兮覺立徒倚而

一作聊逍遙以自恃且徐游戲傷太息之慙慙兮憂悴重歎心辛苦氣於色而不可止氣逆憤結不下

於邑短氣上音烏下烏糾思心以為纒兮糾戾也纒佩帶也一云作瓊補曰編愁苦以為膺編結也實實

動以憂愁自係結也一注折若木以蔽光兮日光謂隨飄風之所仍仍因也言已顛折若木以蔽日使之

相離亦此意存髮髟而不見兮髟髟謂形貌也一云不得見心踊躍其若湯言已設欲隨從羣小存其

故中心沸熱若湯也撫珮衽以案志兮整飭衣裳自寬慰也補曰衽超惘惘而遂行失志惶遽而直逝歲

習習其若蘋兮年歲轉去而流沒也補曰時亦冉冉而將至春秋更到蘋蘩槁而節離兮喻已年衰齒隨

不可聊明己之謀寧逝死而流亡兮意欲終命心乃快不忍為此之常愁心情惘惘常如愁也孤子唵而

拭淚兮自哀笑獨心悲愁也投一作收補放子出而不還遠離父母無依歸也屈原傷已孰能思而不隱

兮誰有悲哀而不憂也隱照彭咸之所聞觀見先賢之法則登石巒以遠望兮昇彼高山瞰楚國也補曰

路眇眇之默默眇道遠也默默寂無人聲也眇入景響之無應兮竄在山野無人城也補曰景於境切物之

聞省想而不可得目視耳聽默寂默也補愁鬱鬱之無快兮中心煩冤常懷忿也居戚戚而不可解思念

相連接也一無可字心戰戰而不形兮肝膽係結難解釋也一形一作開補曰戰氣繚轉而自締思念緊

補曰解除也居隘切結也一緊卷一作纏結不解也集韻引此穆眇眇之無垠兮天與地合無垠形也補曰賈誼賦莽芒芒之

無儀草木彌望容貌盛也補曰芒莫耶切芒聲有隱而相感兮鶴鳴九臯物有純而不可為稟氣純也廣

補曰此言天地之大眇眇芒芒然聲有隱而相感者已獨不能貌蔓蔓之不可量兮八極道理難算計也感君何哉物有純而不可為者已之志節亦非勉強而為之也

蕝音邈縹緜緜之不可紆細微之思難斷絕也補曰愁悄悄之常悲兮憂心慘慘常涕泣也補曰翩冥冥

之不可媿身處幽冥心不樂也補曰翮疾飛也揚子曰鴻凌大波而流風兮意欲隨水而自退也補託彭

咸之所居從古賢俊上高巖之峭岸兮升彼山石之峻峭也一峭處雌蜺之標顛託乘風氣游天際也補

頂也蜺據青冥而攄虹兮上至玄冥舒光耀遂儵忽而捫天所至高眇不可逮也補吸湛露之浮源兮湛

也詩曰湛湛露漙漙凝霜之雰雰寒霜貌也言已雖昇青冥猶能食霜露之精以自潔也依風穴以自息

斯一源一作涼漱凝霜之雰雰補曰漙漙又切說文曰蕩口也雰音芬詩傳雰雰雪貌依風穴以自息

兮伏聽天命之緩急也補曰歸藏曰乾者積石風穴之寥寥淮南曰鳳皇羽忽傾寤以嬋媛心覺自傷又

媛一作揮援馮崑崙以瞰霧兮逢處神山觀濁亂之氣也一云霧露馮登也瞰視也苦滋切隱岐山以清江隱伏也尚書曰

岐山導江言已雖遊戲猶依神山而止欲清澄邪惡者也一岐一作岐音義引楚辭隱岐山之清江隱依據也

憚涌湍之盪盪兮憚難也涌湍危阻也以與譏賊危害賢聽波聲之洶洶水得風而波以喻俗人言也已

人所誇誦也補音凶水勢紛容容之無經兮言已欲隨衆容容則無經緯於世人也補曰此

與衆同志則無以立紀綱垂謚也軋洋洋之無從兮言欲軋湧已心仿伴立功則其道無從至也一軋

補曰此言楚國上下昏亂無綱紀也軋洋洋之無從兮一作乾注云乾惕已心補曰釋文軋於八切此言

懷亂之勢如水洋洋雖欲軋絕之而無由也湧潛藏也馳委移之焉止雖欲長驅無所及也一作馳透漂翻翻其上下兮水周六

合也一漂一作飄翻一作幡翼遙遙其左右雖遠念君在旁側也補曰翼汜涌湍其前後兮思如流水游

汜溢也音泛潘伴張弛之信期伴俱也弛毀也言已思君念國而衆人俱共毀已言內無誠信不可與觀

出也音決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炎氣南方火也火氣煙上天爲雲雲出湊液而爲雨也相仍者相從也煙

曰南海蕭丘之中有自生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言已上觀炎陽煙液之氣下視霜雪江湖之

逆流海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黃棘棘刺也枉曲也言已願借神光電景飛注往來施黃棘之

之所存兮介子推也見伯夷之放迹伯夷、叔齊兄也。放、違也。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弗一作不。補曰：調度見騷經。刻著志之無

適無適言已思慕子推伯夷清白之行。剋心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冀幸也。言已怨往古以邪事君。悼來

者之愁愁愁愁欲利貌也。言傷今世人見利愁愁然欲競之也。一愁一作遜。補曰：慈他的切勞也。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適之補曰：越絕

乃歸神大江乃發憤馳騰氣若奔馬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申徒狄也。過閭君。遺世離俗。自擁

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淮南注云：驥諫君而不聽兮。驥數也。一重石之何益。十斤為石。言

已數諫君而不見聽雖欲自任以重石終無益於萬分也。一云：任重石石一作粘。補曰：粘當作石。音石

實也義與此異。文選江賦云：悲靈均之任石。注引：重任心絀結而不解兮。絀懸一思蹇產而不釋。蹇產猶

言已乘水蹈波乃愁而恐懼則心懸結詰屈而不可解一本無此二句。

悲回風此章言小人之盛君子所憂故託游天地之間以泄憤懣終沈汨羅從子胥申徒以畢其志也。

